

論九歌少司命

蘇雪林

- 一、少司命的職權及其身份
- 二、由少司命轉變的幾位神
- 三、少司命的來源
- 四、少司命歌辭的解釋

(一)

少司命的職權及其身份

屈原九歌有大、少兩個司命。楚辭補註云：「三臺上臺司命爲太尉」，又曰：「文昌宮第四曰司命」，兩個司命算是有了，但哪顆星屬於大司命，哪顆星屬於少司命，却無確指。戴震屈原賦注始說：「三臺上臺曰司命，主壽夭，九歌之大司命也。文昌宮四曰司命，九歌之少司命也。」但戴震再一轉，又把兩歌意義轉到傳統象徵主義的說法屈原與懷王關係上去，接着說道：

周禮大宗伯以櫛燎祀司中、司命，雖在祀典，然二歌皆非祭辭也。論語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懷王初甚信屈原，後乃譏疏黜之，故二歌並記與司命離合爲辭。天之司命，亦猶下之居位大臣，所以有「與君齊速」，及「宜爲民正」之語。

這話仍然沒有跳出王逸舊註的圈子，是很可惜的。

在戴震之前的王夫之是極力反對天星之說的。他於楚辭通釋卷二中，主張大司命爲司人生死之神，少司命爲司人子嗣有無之神。其言曰：

舊說謂文昌第四星爲司命，出鄭康成周禮注，乃讖緯家之言也。篇內乘清氣，御陰陽，以造化生物之神化言之，豈一星之謂乎？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穉，故曰「少」；「大」則統攝之辭也。……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

說司命不是天星，這話未免太武斷，說少司命司嬰穉，也只摸到少司命屬性的一端，不過總算比一般楚辭註家的說法爲強了。筆者在論大司命文中，固曾說「少司命乃大司命之子，本來也是死神，後來變爲專司生命之神，兼司稽過、保嬰諸職，也是一尊威靈奕赫的大神」；又說少司命即桓子孟姜壺銘文中的「南宮子」；又說少司命即「九天司命」。現在請逐條加以討論。不

過爲行文方便起見，次序略有顛倒。而且少司命雖爲生命之神，惟在本文裏他原來死神的色彩却比生神濃厚，這是要請讀者先明瞭的一點。

(一) 保嬰穉

王夫之於本篇「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至「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六句的解釋是：「麝蕪，當歸苗。生於堂下，喻人之有佳子孫。晉人言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砌，語本於此。此言『人皆有美子，如芳草之於庭，而翳我獨無，蓀何使我而愁苦乎？』此述祈子者之情。」於「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則曰：「幼艾，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所以司人之生命也。」

孫作雲九歌司命神考，於此事論之甚詳，筆者爲省事起見，關於這一項資料只有借用孫氏之語，不另行考證了。孫氏云：王氏知道少司命是司小兒之事，可謂別具隻眼，但他說少司命是「司人子嗣之有無」，則未必然。果如其言，則少司命豈不成了高禪之神嗎？爲什麼還叫司命呢？……按王氏之誤，乃由於誤解「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之句。……王氏以爲「愁苦」二字乃因夫人有子而我無子之故，所以才說祠少司命，卽是爲祈子。……

我以爲九歌的大司命乃司大人之命，少司命則司小兒之命，兩篇皆言壽夭，與祈子之事無關。

以下孫作雲氏引古書以證其說，計有下列各款：

(1)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元命苞：「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老幼。」

(2) 焦延壽易林卷十賤之萃：「司命下遊，喜解我憂，皇母緩帶，嬰兒笑喜。」

(3)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三六引鄭萌說：「熒惑二十日，舍司祿，民大疾。舍司命，小童疾。」

(4) 唐馮贇雲禬雜記卷四「小兒司命」條，引從容錄曰「郭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廡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讀。』……」孫氏說：「就上數證，可知九歌大司命乃司大人、成人之命，少司命乃司小兒、小人之命，其實從九歌本文裏也可以知道。大司命曰：『老冉冉兮已極，不寢近兮愈疏。』少司命曰：『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這不是明說一司大人之命，一司小兒之命嗎？還有少司命有「夫人自有兮美子」之句，把這「美子」當作小兒講也未始不可以的。」

聞一多很贊成王夫之和孫作雲的說法，所以他作「九歌古歌舞蹈劇懸解」，使少司命抱一六歲左右的女孩出現人間，與一羣女郎嬉笑追逐了一陣而後乘雲登天而去。那六歲女孩便代表原歌中的「幼艾」。

筆者以爲三茅君中的茅衷受封的冊命有「勸教童蒙」，開道方成。」二語，茅衷的官職是三官保命，正是九歌的少司命的衍變。「勸教童蒙」是保護嬰穉的殘存的痕跡。

(二) 稽察人間罪過

任何民族的宗教都相信身後的裁判，死神便是判官。他必須於人未死前考察其一生行為的善惡，以爲將來賞罰的張本，所以司命又兼爲稽察人間罪過之神。這個責任本宜大司命自負，但大司命既爲冥司主者，地位尊貴，這些瑣碎職務未便躬親，只有歸之於少司命。其實少司命也不見得躬親此事，他手下仍有一班副手幫忙，他不過是總其成罷了。

以下是司命稽察人間過惡之證。

(一) 禮祀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鄭玄註司命道：「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這個註解雖不足盡司命本質，却很可貴。

(二) 列子黃帝第二：「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據張湛註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皆黃帝相也。」照本文所敘情況看來，也有點像。但在古書裏黃帝本是個神人，至少是個半神。他曾封禪泰山，又常遊泰山，（皆見史記封書）又常合鬼神於泰山之上，（見韓非子十過篇）則這個「太山稽」似乎也是個神。「稽」有「稽查」、「稽察」之義，那麼這個太山稽恐怕便是司過譴告的司命之神。泰山稽是官銜並非人名。有人說列子乃張湛所僞作，現在張湛把太山稽誤當作黃帝之臣，便可證明此書非他之所能僞。

(三) 史記天官書：「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正義曰：「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爲『空』也。司命在虛北，主葬送，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懲過，皆冥司之職。」廣韻「懲」爲「愆」之俗字。漢武帝立齊王策文：「厥有懲不臧。」即「厥有愆不臧」。這裏危北二星名「司非」，「主愆過」，又說皆冥司之職，說司命神的性質很是明白，不過這些天星都該是司命神的下屬，而非少司命本身。又史記封禪書：「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禁有禁止人爲非作歹的意思，又與「司命」並舉，我懷疑太禁便是少司命。

(四) 焦延壽易林卷十二謙卦：「涉戶留鬼，大斧所視，文昌司過，簡公亂死。」戴震說文昌宮第四星的司命，便是九歌的少司命，與焦氏語相合，也許戴氏主張係由易林而來。「司過」猶言司人之過咎耳。

(五) 班固白虎通德卷三：「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六) 詩緯汜歷樞：「司命執刑行罰」。春秋元命苞：「司命主災咎」。（二者爲開元占經卷六卷九所引）

(七) 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之一對俗第三，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引之於次：

欲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過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者，大者司命奪紀，小者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多者，則紀算速盡而早斃。

同書微旨第六：

或曰敢問欲求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紀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易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饕餮祭醑；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

以下葛洪又歷舉人們所易犯的一些過咎：

……若乃憎惡好殺、口是心非、背同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暨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及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曾經宋史藝文志著錄，今日流傳民間最廣的太上感應篇，相傳亦葛洪所作。其言較此更爲詳細。大約是後人憑藉抱朴子而作，未必出葛洪手筆也。

今日民間稱竈君爲司命，筆者在論大司命中固曾言竈神在古代極爲尊貴，兩河流域的死神尼甲爲火神，火神天然爲竈神。印度火神兼死神的米特拉和梵留那爲竈及家的保護神。後來竈神的地位日漸降低，但他於「月晦之夜，上天白人罪狀」，則司命職責，仍留殘迹。據葛洪所云「月晦」是每月月底，他便須上天一次，後來漸變爲除夕。東京夢華錄言都人至除夕諸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以酒糟塗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這想是欲用酒糟將司命灌醉，免得他上天多說人是非。今日民間於除夕前數日（普通陰曆十二月廿四日，爲各戶司命竈神上奏之辰。范成大祭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宋時汴梁尚

以除夕送竈，而南宋的范成大詩却有「古傳」字樣，也許是地方風土不同的關係。）送竈君上天，以紅字書小聯黏竈君龕上曰：「上天言好事」，「下地報平安」，猶恐竈君上天在玉皇大帝前不言好事而報告人們的罪過，則於供品中更供飴糖。飴糖性最黏，庶可膠住竈神的齒牙，使他奏事時，說話含糊不清，想說人是非也不容易了。權威極大，地位極高的司命神，居然如此受人愚弄，他真的降為「宮中小神」了。

(三) 保生

司命的職責本是「知生死，主壽夭」，但神的地位愈崇，權威愈盛，他的責任便也愈專，所以到了後來大司命變為專司「死亡」之神，「生」與「壽」却推給少司命去管了。觀道甲開天圖所言：「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知死。」亢父在何處呢？國策齊策：「蘇秦曰：『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可知亢父為齊地。秦置亢父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五十里。觀蘇秦言其如此險要，可見亢父即非大山，亦係高峻之嶺。死神居梁父，生神居亢父，自古以來便有分別，這事我們應該留意。

我們在古書裏，可尋出幾個保生司命的證據：

(一) 莊子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闕，體然有形……夜半，闕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償，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這個司命神居然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他當然是生神而非死神。

(二)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三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及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史記索隱：「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劉向新序卷二也有同樣的故事，但在說苑裏則「桓侯」變為「桓公」。這個司命掌握人的生命，當然非生神莫屬。

(三) 易氏易林卷二臨卦：「鬼守我廬，欲呼伯去，曾孫壽考，司命不許，與生相保。」剝卦：「行觸大諱，與司命忤，執囚束縛，拘制於吏，憂人有喜。」司命為死神，本利人死，現在鬼呼伯去，而司命不許，則這個司命也當然是生神。而且觀易

林「與生相保」知「保生」二字由來已久。剝卦裏那個故觸大諱，自趨死地的人，司命雖欲保全之，亦復無法，故曰「與司命忤。」

(四) 宋真宗封禪泰山，加封九天司命上卿爲保生天尊。據說九天司命姓趙名玄朗，我們知道唐朝的皇帝姓李，唐高祖便自以爲是老子之後，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稱之爲大聖祖。宋朝皇帝姓趙，宋真宗好道，恰好相傳九天司命姓趙，遂模仿唐朝辦法，將九天司命作爲趙氏始祖。宋史禮志七，真宗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傳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雲而去。」十月，制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宋會將老子「太上玄元皇帝」改號爲「太上混元皇帝，」改孔子「玄聖文宣王」之號爲「至聖文宣王」，以避他們祖宗趙玄朗之諱。

(四) 爲大司命之子

現在要討論少司命的身份。少司命之爲大司命子，一「少」字足以明之。「少」爲「老」之對。「少」與「小」古又同字。大小司命並言，當然表明他們是父子。

泰山府君本有子有女。關於其女方面，張華博物志，記泰山女嫁爲西海婦。干寶搜神記，載胡母班爲泰山府君寄書女婿河伯。舊亦以爲碧霞元君是泰山之女。廣異記有泰山嫁女事，言洛城令周混妻貌美性慧，死附婢言，泰山府君嫁女，知我能梳粧見召爲助云云。列異傳泰山府君託蔡支寄書與其外孫。言其外孫爲天帝。關於子的方面，古書記載，資料可稱甚富。泰山府君兒子至少有七個之多，而一般人對三郎印象似較深刻。現逐條援引於次：

(一) 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淳，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

(二) 冥報錄言唐兗州鄒縣張某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公元六四二)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並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遊，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四郎果追至。約其返時至大樹下相會。別後，常暗護之。其後張不得官而還，至所約大樹下大呼四

郎，俄四郎即至。邀過其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迫凌空，侍衛嚴峻，有類王者。四郎云：「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爲善過。宜俾一二日譙聚，隨即好去。」即命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張見其妻荷柳院中，四郎爲設法放歸，妻乃復生。

(三) 報應記言唐沈嘉會，貞觀中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夕，常東向拜泰山，願得生還。積二百日。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泰山府君之子。府君鑒沈之誠，許其得歸，特命二子報信云云。

(四) 集異記：「貞元初，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者持彈弓彈古樹上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踟躕。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人曰：「爾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乎？」遂令一人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中……」

(五) 廣異記：「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其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叩正諫大夫明崇儼之門。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未活，更燒其次；若不活，更燒第三符，橫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云：「初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粧，緣戀故人，尙且悲淚。……上利功曹、直符使者相繼款門，令放婦歸，三郎怒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乙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遂還，乃活。」

(六) 玉堂閑話：「堯之東鈔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酒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踏地，悶絕久之，舉家大悸，即禱於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常與神遇。其家懼，遂婦於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噓，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幃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竊竊笑語，遂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根據上述，泰山府君雖有七個兒子，而以第三個兒子最爲活躍，所以人們特別注意他。文獻通考言後唐長興三年，詔封泰

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史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泰山畢，加封泰山三郎爲炳靈公。元代加封爲炳靈王。濟南府祠廟考，炳靈王廟在淄川縣西五十里王村店。元朝留下一道保護此廟的碑文，文曰：

皇帝福蔭裏八不砂大王令旨：這禿忽赤李總管等奏有咱般陽淄川縣王村有一座炳靈王廟，有恁般陽路，達魯花赤總府官人每，蒙古探馬赤每，這炳靈王廟裏，隨處諸來燒香送供呵，今後都不得常騷擾者。廟裏軍器官糧休放頓者，休斷公事者。廟裏應有的不揀甚麼稀罕物件等休強使氣力奪要者。但有的獻之，休得損壞者。上頭這劉伯源廟主根底，令旨與了也。但有別的人每奏將上來，他呵每大札撒射裏，不怕那麼令旨俺的。蛇兒年十一月十八日也魯古那有時分寫了。

按元史大德十一年（公元一二〇七）八不砂得封齊王，這篇妙文爲蛇兒年所下，則爲大德九年乙巳，碑文已自稱爲「八不砂大王」，可見他封齊王的年月應提前二年。金石之記錄其正確性更在正史上，於此可見。不過這些話與本文無關。

封神傳謂黃飛虎死後得封爲東嶽大帝，他兒子黃天化戰死於他之前，姜太公封之爲丙靈公，「丙靈」無疑卽是「炳靈」，乃道士們簡筆字纏錯了的。天化的事跡與泰山三郎全不相合，無疑乃演義作者所隨便捏造。但有兩點須請讀者注意：第一，丙靈公乃東嶽之子。第二，泰山三郎是個青年武士，故得封將軍。黃天化也是青年武士。姜子牙門下的一羣青年幹部如哪吒楊戩均着道裝，只有黃天化奉師命下山抵敵魔家四將，一到便開了葷，穿起黃金盔甲，腰束玉帶，他師叔姜子牙一見卽責以忘本，命他解下玉帶，仍將絲絛束了。天化被魔家四將打死，其師清虛道德真君命童兒負之返山，仙丹救活，責備他吃葷變服之罪。但天化回到子牙帳下後，始終沒有恢復道裝，這在演義以後各回可以看出。

演義作者筆下的黃天化一定是依據嶽廟炳靈公塑像形狀而寫，塑像是個全副武裝的少年將軍，所以黃天化也始終穿着黃金盔甲。

葛洪神仙傳。太真夫人之子爲「三天太上府司直，主總糾天曹之違錯」。陶弘景茅君內傳，茅盈之第三弟茅衷爲「三官保命」，故我曾說這兩個「三」字都與泰山三郎的行三有密切關係。

因爲三郎在泰山府君諸子中最有體面，致惹凡人歆羨，而願以生命換其地位，這有北夢瑣言一個故事爲證：

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二)

由少司命轉變的幾位神

大司命的姓名歷代俱有變化，少司命當然也不能例外。但大司命無論怎樣變化，始終是個死神，少司命却分裂而爲幾個性

質迥異的神道了。這便是少司命與大司命不同之點。少司命轉變爲幾位什麼樣的神呢？請看吧。

(一) 文昌帝君

天文上的文昌宮中有一司命，古人每以少司命當之，（例如朱熹、戴震等。）文昌之名已見楚辭遠遊：「時曖曖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洪興祖引大象賦：「文昌制戴匡之位。」文昌之祀，始於周代，周禮屢見不鮮。由漢至明，崇祀不廢。但官方所祀者爲文昌宮中的司中、司命、司祿諸星。民間則有文昌帝君之祀。

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索隱引春秋元命苞以解釋之曰：「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當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也。」科舉時代的讀書人求取功名心理極爲熱烈，他們見醫藥有神，財富有神，難道科第不該有神掌管嗎？史記天官書文昌宮的「文昌」二字便含有文運昌隆之意，加之又是什麼「司祿」「貴相」什麼「理文緒」，什麼「當功進士」豈不恰恰中了那班求名謀祿者的心懷，所以文昌星座居然成爲科第之神了。

據說文昌姓張，名亞子，籍隸四川梓潼，故文昌帝君又稱「梓潼帝君。」宋以前都說梓潼是一條大蛇。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

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壓斃五人及秦五女。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傷痛，乃發文因名曰五女冢……今其山名五丁冢。

讀此志或謂這梓潼妖蛇的傳說始於戰國，但筆者寧可認其時代比戰國更早，至其稱爲張惡子而被人立廟亦甚早。華陽國志梓潼郡條：「梓潼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惡子』下或脫一『祠』字。」

唐王氏見聞有陷河神一則云：

陷河神者，楊州崑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谿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於一石穴中，以木葉塞之而歸。

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乃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紛紛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其所失畜，翁雖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爲巨湫，渺瀰無際，惟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曰蛇爲張惡子。

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憩於路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後康濟者其在君乎？」萇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

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仗迎駕，白霧之中，髣髴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廻，廣贈珍玩，人莫敢窺……

這一則筆記竟謂惡子立廟始於後秦姚萇，未免錯誤，據前引華陽國志，晉時已有專祀惡子的「善板祠」了。

北夢瑣言亦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嶺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時人謂爲「張惡子」，其神甚靈。」又說「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變，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云云。

集異記記天寶初衛庭訓於酒肆中遇一人相得甚歡。自言吾非人，乃華原梓潼神也。遂告以崇人致富之術。一日醉洩其事，主人告令，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潼廟。梓潼神遂還濯錦江，立廟更盛。命庭訓往爲廟祝，歲暮，神謂庭訓將至天曹爲問祿壽，後言庭訓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其後二年庭訓果夢見召爲天曹判官，遂卒。這一則筆記雖沒有說梓潼神是蛇，而他教人崇人致富，也不能算個正神，但替人上天問祿壽，則漸漸顯出文昌性質了。

文獻通考郊祀二十二：

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惡子，杜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兵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二十日城陷，汝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忽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明史禮志四諸神祠條曰：

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亞子，居七曲山，杜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

科舉時代盛傳「文昌化書」又曰「梓潼化書」又曰「清河內傳」乃梓潼降筆所作，自述身世，洋洋數萬言，共九十七化（見道藏譜錄類「梓潼帝君化書」共四卷）此書文昌神自謂本吳會人，生於周初，名張善勳，事父母極孝，夢仙人授以大洞法錄，能治疫鬼。周成王時，朝廷召爲國醫，以術愈王嬖痘，遷爲司諫。與周公旦至爲相知。宣王時託胎嫫母爲張忠嗣。其祖父字之曰仲。壯有二子曰然明、懋陽。兄終無子，以懋陽繼之；祖父及母卒，哀毀盡禮，時稱「孝友」而不名。詩經「張仲孝友」

這句話便由他而來。仕朝爲大官，與尹吉甫，召穆公，南仲，方叔等爲同列。幽王淫酗暴虐，張仲切諫，王賜酖殺之。魂遊於蜀，遂爲蜀中之神，稱北郭張仲子。戰國秦惠王，以金牛誑蜀，蜀主遣五丁開路以迎秦女。張先變儒士諫蜀主不聽，化大蛇橫截於路，遂致山崩，壓殺五丁及秦女。漢初，受帝命以白帝子氣運已盡，投生赤帝子家爲子，遂生於戚夫人之懷，爲趙王如意，不幸母子皆見殺於呂后。宣帝時，遇張氏夫婦，樵採爲業，年老無兒，刺臂瀝血石凹，冀得生物爲子。他知張姬卽戚夫人後身，感之，由其血化爲金色蛇，稍長，吞食鄰家牲畜，邑令呂牟乃呂后後身，拘張老夫婦命出其蛇子就戮。蛇揚海水以陷城邑，其地遂爲河縣。陷河時，害死無辜生靈太多，上帝罰他爲叩池龍，囚於積水之下，大受酷毒，幸逢釋迦文佛顯現，發心皈依，得復人相。章帝時，託身爲張禹之子，名勳，長爲清河令，寬仁有政聲。順帝間又生爲張孝仲，蓋不忘舊稱之故。三國時，復生河朔，從鄧艾平蜀以宿業爲流矢所中而死。（此卽仕晉沒於戰陣之由來）上帝賜以如意杖，以旌其功。晉武帝時，至兩越之間，遇張氏夫婦，識爲其累生之父母，復投胎爲其子。上帝以其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之掌天曹桂籍，凡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皆其所司。這便是文昌由司命神變爲科舉主保神的說明。

建興末，他又爲西涼謝艾，以少年儒士而退石季龍大將麻秋，往關中與姚萇爲友，勸之稱帝。隋末，降生爲大儒王通。宋紹興間，託生大將張浚。另一品筆內傳，他在晉時又曾託身爲涼王呂光，五代時爲蜀主孟昶，唯僅有七十三化，此文比上文時代當較早。

他在周代爲張仲時所生二子然明、懋陽也常受他之命投生爲世之大人物。晉時二子爲謝安姪謝元、謝石，淝水之戰，克奏奇勳。唐時，命長子託生爲名臣張九齡。宋時命次子爲司馬光。

這部梓潼化書當然是文昌帝君廟祝們編撰出來的，觀其所述至宋而止，稱宋爲「皇朝」「聖朝」知此文產生於宋末。文末敘自己在天庭受封的盛況，頭銜極冗長，不具錄。奇怪的是他的頭銜中居然有「南極長生真君」「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闡化……更生永命天尊」又他在清河化書裏說自己在漢順帝永和間，化生張孝仲時，上帝有旨，令他「日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之屈抑冤枉，陰德隱謀，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他之爲生神，爲死神，均顯然可見。

梓潼的張亞子原是一條大蛇，其後轉化又爲金色蛇，爲叩池龍（龍亦蛇也）奉上帝命投胎戚夫人腹，什麼白帝子赤帝子云云，也還脫不了蛇的問題：因白帝子是當道大蛇，赤帝子當然也是蛇了。在道士們編的清河內傳裏說他之爲蛇，乃是爲了某種高尚目標，偶然顯化——譬如他爲了愛護蜀國，才在梓潼化大蛇攔阻五丁及秦女；爲了感於前身父母求子心切，才由其血化爲金色小蛇——雖然修飾得很冠冕，但對於他曾經爲蛇一事，究竟不敢完全洗刷，這中間一定有一種根深蒂固傳統力量，輕易推翻不得，才能如此。一個出身這樣低微的神，民間祀典偏偏指他爲文昌宮司命之神，尊爲帝君，掌管科名利祿，其實可詫，無

怪明史禮志說梓潼神與經典上的文昌宮不會有關係，乃民間無知者隨便扭合的了。但明史禮志倘懂得文昌的來源，便不會作此妄斷。他出身爲蛇的理由何在，後文再爲解釋。

梓潼帝君歷代化生常以張爲姓（偶亦姓劉姓謝）宋張君房雲笈七籤論文昌神云：

文昌星神，天子司命之符也。中央司命，或曰制命大人，主生卒之本命，攝壽夭之簡札，太一變魂而符列，司命混合而對魂。帝君司命之神，主典年壽，魁柄長短之期。是以混合太一，以符籍之，故稱大人焉。

這些話表明了文昌是死神，很有價值。雲笈七籤又說：

右司命姓張名獲，字子良，廣漢人也，司祿司非等屬焉。

文昌姓張，宋代官方也承認了。文昌爲什麼這末歡喜姓張，是一個謎，謎底下文再揭曉吧。

與文昌帝君同祀者有魁星。這是一個首生肉角，青臉獠牙，一手執斗，一手執筆，獨腳站在鰲魚頭上的神道。科學時代最重鰲頭獨佔，士子們又說魁星以筆點額，則考試定必獲取，所以舊式讀書人祭祀魁星與文昌同其虔敬。魁星何以也主科名，也是極有趣味的問題。爲避免喧賓奪主起見，當於九歌河伯章解釋，此處從略。

（二） 二郎神

說二郎神也是死神，爲九歌少司命化身之一，這話讀者定感突兀。但我的理由甚多，本節文字尙不能闡述無遺，要和第三節文字合看，才知其故。

現在請將二郎神的身世先分析明白。

二郎神之祀，四川灌縣最著，而灌縣又爲李冰治水遺規最大處，後人遂說二郎乃李冰子，以治水有功，民間崇以爲神。現代這個說法尤其普遍，輿論有被官方承認，據爲典要的趨勢。其實這都是士大夫臆測之詞與民間信仰並不相干。二郎共有三個姓名，其一是李冰仲子；其一是趙昱；其一是楊煜或小說楊戩。李冰仲子之說似乎始於宋代，而他姓楊，則見於河南府志及明吳承恩西遊記和許仲琳的封神傳。可見士大夫雖然說得熱鬧，民間却不賣這筆賬——這因爲民間信仰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爲之背景，非士大夫力量，甚至非政府力量所能推得倒的。現在請將三種二郎逐一介紹於下。

（A） 李冰子

李冰主川治水的事最早見於漢書溝洫志，志云：「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以溉，百姓饒其利。」並無半點神話。應劭風俗通言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以女與江神婚，冰化牛與江神鬪，晉常璩華陽國志亦提到李冰治水時的奇蹟，神話才漸漸發生了。後人更附會他許多神奇故事，例如治水時「曾鎖孽龍」「操刀入水刺江

神「斬健龜」「斬蛟」「變化蒼牛或犀牛」甚至於「七十二變」等等。

宋人曾敏行獨醒雜誌云：「永康軍城外有崇德廟乃祀李太守冰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鎖孽龍離堆之下。有功於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朱子語錄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因李冰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第二兒子，初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說他是甚麼真君。張魏公用兵，夢神與語，欲復封爲王。魏公乞復其封。」由這二書，我們知道開始時是以李冰作灌口二郎的。但在朱子語錄裏，李冰第二兒子已出現。范成大吳船錄：「崇德廟在永康軍西門外山上，爲秦太守父子廟食處。」

古今集記：「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壓水性，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漑川南十數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蜀中名勝記引，蜀中廣記文同）都江堰水利述要：「李冰與張儀蘇秦均師事鬼谷子，秦儀學兵法，冰獨學道。蜀苦連年水禍，儀薦於秦王而任之。冰受命後，偕子二郎赴任，築都江堰，扶離堆，以殺水勢而溉農田。但離堆雖通，水勢未減，始知孽龍爲祟，遂遣調神將與孽龍大戰，勢均力敵，雖七十二變，仍不能勝。旁觀神將與二郎七聖，均莫能助。冰旋與二郎等約，身束白帶爲誌，幻化犀牛，以戰孽龍，孽龍亦化犀牛相敵，以身無白帶，遂被生擒，水災亦平靜。」清劉沅李公父子治水記：「……二郎固有道者，承公家學，而年正英韶，尤喜馳獵之事。奉父命而斬蛟，其友七人資助之，世傳梅山七聖。」

這些記載太像小說了。李冰幻變犀牛，以白綬爲記出於風俗通。七十二變應該是二郎的事，但水利述要竟歸之李冰，梅山七聖在封神傳裏乃楊戩滅紂時所斬之七怪，是敵人，而述要及治水記竟謂爲二郎之友。所以我懷疑此類傳說應在西遊記封神演義之前。（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及吳承恩西遊記，亦謂七怪爲二郎義兄弟。可見封神傳之起最晚。）

一般文人雖將二郎派爲李冰子，但兒子在民間的勢力却比父親大，遂致二郎有廟，李冰反無。清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二郎爲「承續廣惠顯英王」令地方官春秋致祭。父子乃皆有廟。二郎廟俗稱「二王廟」，李冰的則稱「老王廟」。

(B) 趙昱

柳宗元龍城錄（此乃宋人王銍偽作）「趙昱，字仲明，與兄晃俱隱居青城山，事道士李珣。煬帝拜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持刀入水，左手執蛟頭，右手執刀，奮波而出，州人事爲神。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

陳懷仁川主三神合傳：「趙公諱昱，大業六年，犍爲冷源二河，老蛟恣害，帝辟公守嘉州。公至，設械舟，揀壯士，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已持劍披髮入水，七人暨犬隨入，與蛟連戰一晝夜，石崖崩裂，潭吼如雷，一水盡赤。公手提蛟頭，踏波而出，州人大驚，相向失色，自是民獲免蛟害。……以世亂棄官，隱趙公山，顯異莫測。……嘉陵江漲，運餉者瞥見青霧中，

公乘白馬，引白犬，從數獵者過波面，（李調元羅江縣志，「引白犬」下又有「腰弓挾彈以遊。」字樣）水尋退，蜀民德之，亦於灌口立祠奉祀。蓋緣公貌與崇德廟二郎像儼然相肖，故喧傳公爲李二郎再世。合奉公爲灌口二郎神也……天寶十五載，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宋眞宗咸平六年，復以張詠知益州，劉旻王均之亂，公屢助詠破賊，事平奏聞，眞宗封川主清源妙道眞君。」

這篇記載其起甚晚，所記當亦根據民間傳說。按宋眞宗封趙昱爲眞君事，宋史眞宗本紀不載，八閩通志云：「趙昱蜀青城山人，仕隋，嘗斬蛟，拯民墊溺，其民立祠祀之。唐封赤城王，宋眞宗加封清源妙道眞君。」彼時尙未以趙昱以灌口二郎，稍晚始有此說。常熟縣志：「趙昱，隋末棄官去，不知所終。會嘉州水漲，蜀人見霧中有人乘白馬越流而過，乃昱也，因立廟灌江，呼『灌口二郎神』開禧（宋寧宗年號公元七〇七——七〇五）中，和州寇警，守臣夢白袍神謂曰：『吾隋人趙昱也。默爲子助，子當益奮。』屢戰，見神光燭寨前，躍白馬空中如夢狀，因獲破石砮，寇大創，引去，和州始安，而江淮無恙，守臣以狀聞，封爲王。今本邑以神平水患。凡遇水旱，請輒應。神司水而炳靈司火云。」至元，趙昱又顯一靈蹟，獲加封爲「靈惠威正博濟眞君。」

(C) 楊煜或楊戩

河南府志：「河南府二郎神廟在府城西關，祀隋灌州刺史楊煜。煜嘗斬蛟築堤遏水患，故民爲立廟。」

杜光庭水記（輿地廣記引）：楊磨亦有神術，能伏龍虎，嘗於大邑江側扶水田，與龍爲誓。今有楊磨江，或訛爲羊麻江。

杜光庭乃唐五代人，所說的「楊磨江」，當即是水經注所說李冰所穿的「羊摩江」所以楊磨與灌口也有關係，民間遂將灌口二郎改姓爲楊了。吳承恩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以後，玉帝派了好幾次天將天兵都降伏他不下。觀世音菩薩薦灌口二郎。悟空見了二郎說道：「我記得當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你這郎君小輩，我不打你。」許仲琳封神傳，楊戩乃玉鼎道人門下，姜子牙與商紂爲敵時，他奉師命下山協助。在子牙諸青年幹部中，他的能力最大，打仗從來沒有一次失敗過。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在全部封神傳中，姜子牙門下只有楊戩一人能變；）他有哮天犬可以祭起空中如白象咬人，許多道行很高的神仙，都喫了他的虧。他有三隻眼，但在演義裏似乎只睜開過一次，即第五十五回在五夷山收金毛童子，當他追逐怪物衝入石穴，因穴中昏暗，曾睜開當中一目，借三昧火現出光華，照耀如同白晝，於穴中得了一襲淡黃袍並一柄三尖兩刃刀，從此他便捨本來的長槍不用，而用三尖兩刃了，後來伐紂功成，辭周歸山，肉身成聖，得封清源妙道眞君。（這個封號當然由趙昱而來）自從封神演義盛行後，民間信仰裏的二郎神從此便姓了楊，與士大夫的「李冰之子」儼然成爲對壘之勢。

但二郎除李楊趙三姓外又姓鄧。杭州府志記忠清里二郎廟云：「神姓鄧諱遐，字應遠，陳郡人也。自幼勇力絕人，氣蓋當

時，人呼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水中有蛟數出害人。退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退揮劍截蛟數段而出，自是患息，鄉人德之，爲立祠祀之。以其嘗爲二郎將，故尊爲二郎神。」因他曾爲二郎將而竟尊之爲神，這已說不過去，何況又以一凡人居然而有入水斬蛟之異？所以我們可以斷定那忠清里的地方原有二郎廟，後來以鄧遐附會，使之獲有姓名罷了。這可見二郎的祭典晉時便已存在。二郎廟建立於北齊建武中，初名崇德祠，至宋稱顯英王廟。河北、山東、河南、湖南、湖北等處，二郎神廟到處林立，香火之盛，不下於文昌、關帝，並不限於灌口。

二郎之在音樂歌舞者如唐教坊曲名有「二郎神」。樂章集注言其屬商調。調有二體。前段起句三字者名「二郎神」，前段起句四字者名「轉調二郎神」。又曲牌名，南曲有「二郎神慢」又有「二郎神曲」。見詞譜所引。又有「大郎神」「二郎神」二曲。宋詞人柳永呂渭老均有「二郎神」詞。蜀檣杭：「廣政十五年夏六月，蜀後主宴，教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圖之狀，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江水大漲，鎖鑰龍之處，鐵柱傾滅。其夕，大水漂城，懷廷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

宋人雖已將二郎神附會到李冰仲子身上，但尙未爲一般社會所接受。宋史載「徽宗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卽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師傾城男女負土以獻，不知何神」可證。

據筆者的觀察，二郎乃大司命諸子之一，也是一位死神。李冰次子、趙昱、楊戩，都是後來附會上去的。李二郎之名不見正史，其與李冰發生父子關係似乎僅始於宋代，則這一宗案卷可以擱開一邊。趙昱之說乃始於宋人偽造的龍城錄，恐怕是由宋真宗好道，曾仿唐代以李耳爲祖之例，尊趙玄朗爲聖祖，當時人士爲了取悅時君之故，強將隋代的趙昱附會爲神吧，那末，這宗案卷也該弔銷。小說楊戩疑來自楊煜，而楊煜則來自楊磨，近代學者謂楊磨其實乃羊摩江的人格化。如此，一則這一宗案卷也該宣佈作廢了。（但少司命姓楊，另有原因，後詳）二郎之爲大司命諸子之一；之爲死神，有下列各證：

(1) 唐人野人閑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乃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本文第一節固曾言泰山府君有子有女，而兒子至少有七個之多，（最古的時候應該有十個，其說甚長，當於他文論之。）三郎常隨侍泰山，卽上文所敘及的炳靈公。二郎則留灌口，其威靈之在國人心目中似更駕乎三郎之上。——常熟縣志言趙昱司水，炳靈司火。可見他倆兄弟關係。——小說「梅山七聖」在西遊記裏是二郎神的結義弟兄，趙昱傳敘昱斬蛟時，披髮仗劍入水，七人暨犬隨入。這七聖和七人，我想是原來泰山七位郎君的衍變。中國青年神道亦不少，「二郎獨稱『小聖』」——見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及吳承恩西遊記——則他之上必尙有「老聖」或「大聖」，令人不由得要聯想到九歌的大司命與少司命。

(2) 好獵 泰山諸郎均好獵，已見本文第一節的介紹。傳說的二郎神持彈弓，牽獵犬，與梅山七聖終日逐獵。故劉沅的李公父子治水記說二郎「年正英韶，尤喜馳獵之事。」趙昱傳則言「昱乘白馬，牽白犬，從數獵者過波面。」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灌口二郎出場時唱越調鬪鶴鶩：

看了些日月盈虧，山河變遷，灌口把威施，天涯將姓顯。郭承直把鳥鷹擎，金頭奴（封神傳的金毛童子？）將細犬牽。背弩挾彈丸，濯錦江頭，連雲棧邊。

吳承恩西遊記觀音薦二郎討齊天大聖，玉皇詔書到灌口時，二郎正與梅山七兄弟在打獵。他擒大聖時，既用「彈弓」，又用「細犬」。承恩尚作有「二郎搜山圖歌」，描繪二郎行獵諸情節。有句云「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蒐羅要使山林空」又云「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踪，青鋒一下斷妖魃，金鎖交纏禽毒龍」歌中明稱二郎為清源妙道真君，題目是「搜山」，歌詞偏注重「攪海」，都與上文所引二郎情節相似。封神傳楊戩雖然沒有打獵的事，但哮天犬是他唯一隨身法寶。

死神為什麼是獵人？又為什麼隨身有犬？這緣故下節文字中當有解說。二郎尚有「劈山救母」之事，也與死神有莫大關係，當於他文敘述。

(3) 二郎有三目 灌縣西門外岷江上二郎廟，所塑二郎像係三隻眼。川主（一稱青衣神）趙昱的塑像也是三隻眼。封神傳楊戩有「三昧火眼」平時並不睜開，四川民間亦言二郎神平時中間一目常閉，戰鬥到緊張時則睜開。要知三目乃死神特徵。屈原招魂：「土伯九約、其角嶷嶷兮，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兮。」我們知道「土伯」來自后土，后土便是「地祇」，亦即死神。近代我國學者研究二郎等之三眼常誤與「縱目」混合為一，這是錯的。「縱目」一名「直目」，華陽國志蜀志云：「周失紀綱，蜀先稱王。蜀侯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石槨為縱目人家。」今四川雙流蠶叢祠，蠶叢神像，兩目縱斜向上。古代四川人皆稱「縱目人」，倘說「縱目」即三眼，則四川人都是有三隻眼了，有這個道理嗎？

(4) 二郎擒龜斬蛟 李膺治水記：「蜀守父子擒健龜，囚之離堆之趾，謂之伏龍潭。」這尚說是他父子合作。斬蛟本李冰個人的事，但一再衍變，成為二郎奉令斬蛟了。元人雜劇有「灌口二郎斬健蛟」着目於也是國叢書，原劇今惜不見。二郎神本是鎮壓水怪的神道，龜蛟正為水怪，二郎之有擒龜斬蛟的功績，原亦切合他的身份。

(三) 張仙

二郎神之外，四川又有姓張名遠霄之張仙，其來歷不詳，故頗滋衆議。其實張仙也是二郎一般的少司命化身之一，因為他有以下特點：

(1) 常持弓與彈 這一點與泰山諸郎非常相似。神仙通鑑載宋仁宗夢見一人，粉面烏髯，挾彈而至，自稱張仙，云能阻止天狗吞啗小兒。帝醒，令圖形懸之，奉以為神。」續文獻通考：敘張仙得弓與彈之由來云「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求質錢三百千，張無斬色。老人曰彈能辟疫病，當實用之。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之法。熟視，見其目中各有兩瞳

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有石像，一老人曰：「此乃四目老翁，君之師也。不記竹弓鐵彈時耶？」張大悟。眉山有遠霄宅。」

(2) 求之可得子 少司命本有保嬰的職責，張仙見夢宋仁宗謂能止天狗吞啗小兒，不儼然是個「小兒司命」嗎？他又送子。宋蘇洵集中有張仙贊，謂張遠霄五代時眉山人，遊青城山得道。洵禱於此仙，遂得軾轍二子。明高啓有三女而無子，其友海雪道人贈以張仙圖，謂老泉由禱而得二子，虔禱必可得男兒，啓謝以長歌，見高太史大全集。胡應麟亦謂古有張弓挾彈之圖，殆取生男懸弧授弓矢之意，後人附會其說，以張弓爲張，挾彈爲誕，遂訛爲嗣子之神。

(3) 與二郎神常相混 賢奕云：「二郎神衣黃（筆者按：封神傳裏的楊戩也着淡黃袍）彈射，擁獵犬，實蜀漢主孟昶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于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乞靈者輒應。」因命傳於京師，令供奉不忘昶以報之也。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仙，誤也。」陸琛金臺紀聞又云二郎神之語，直指爲孟昶，謂昶美丰姿，喜田獵，善彈弓，是以花蕊夫人繪其像祀之，託名張仙以避宋祖之忌云云。

(4) 共祀東嶽廟 東嶽爲死神之廟，即泰山府君所祀之處，而張仙像常見於東嶽廟中，則他當然是和炳靈公一類的泰山之子。李漁理窟卷四張仙考：「嘗聞遊於東嶽廟，見殿中有神像一，服繡袍，張弓矢，挾彈丸，軀體魁梧，容貌壯麗，遙望之有貴公子狀。問之住持，曰：「此張仙像也，祀之能生子。凡乏嗣之家，來至像前，焚香頂禮，求無不應；或購畫像，供諸閨房，朝夕禮之，亦無不可。」據此可見張仙本美少年，宋仁宗所夢乃爲粉面烏髯，粉面則是，烏髯恐非。（但古人少年亦好蓄鬚，未可一概論）明一統志謂張遠霄往來印州挾仙樓，常挾彈爲人家擊散災難，人呼之爲張四郎云云，則張仙殆泰山諸子中的老四吧。（上節冥報錄唐代兗州鄒縣張某與泰山四郎爲友事可供參考）至於四川死神好姓「張」，則有張亞子累世姓張之例在前，不必多所解說。又二郎的「眉山七聖」，在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裏作「眉山七聖」，張遠霄爲眉山人，他們間相互關係，又可想見。

(四) 趙玄朗

自張亞子到張仙，都有民間深厚的信仰爲之基礎，現在所要敘述的趙玄朗，則爲宋代帝王所創始。但我們不能說他是宋代帝王憑空捏造的，因爲死神本有姓趙者。（見後）更不能說他不重要，因爲張亞子等無非是九歌少司命的衍變，而趙玄朗却是少司命的正身。

我們都知道宋代的真宗是個好道的帝王，雖然不敢學秦皇漢武那末鋪張揚厲，終真宗之世，對於各種道教的迷信却也搞得十分起勁，十分熱鬧。那有宋一代最爲荒謬可笑的「天書」把戲，便是這位皇帝玩出來的。他又曾不惜以明珠一酒器，賄賂首

相王旦，企圖他不反對禪泰山之舉。據說真宗「天書」「聖祖」這一套，除了迷信神仙的心理以外，尚有政治作用。宋史王旦傳：「澶州盟約之後，寇準以爲己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頗自得。王欽若素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敢。』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及希世絕倫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真宗思索良久，覺其事可行，於是先捏造一夢告訴輔臣，說有神人相告，命其先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果有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南鸞尾上，於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師祠廟，大赦改元。後天書再降內十功德閣，又降於泰山，是年帝赴泰山行封禪禮。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又捏造了一個夢，說他夢見一天尊於延恩殿。自說爲人皇之一，爲趙氏始祖。這便是趙玄朗，本文第一節已引，不複。真宗夢中見殿上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就座，連天尊一共七人，這個「七」的數目，極堪注意。

真宗既認趙玄朗爲祖，遂立「先天降聖節」御製配享樂章並文武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次年，命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九年，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死神在西亞本來尊崇異常，來我國後，亦極受重視。現在又被宋代帝王認作祖宗，他的身份之高，威靈之盛，更如日中天，達於頂點了。

(五) 保生大帝

我們記得宋真宗所上其祖宗趙玄朗的聖號是「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現在福建臺灣有一位極受民間崇拜的神，號曰「保生大帝」我敢斷定此神係由趙玄朗轉變而來，至少也有接木移花的情節。這位保生大帝的故事不見於正史，現僅能以臺灣保安宮所印的「大道真人真經」及「保生大帝寶錄」爲根據，撮其大略於次。

大帝吳姓，諱本，字華基，別號靈東，福建泉州同邑積善里白礁鄉人。母黃氏，夢吞白龜之祥而孕。宋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將娩，恍惚見長素道人，南陵使者，偕北斗星君護送童子至寢門曰：『是紫微星也。』俄而真人降生，時爲三月十五日辰刻。真人幼而岐嶷，穎悟絕倫，既長，博精羣籍，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諸書，罔不淹貫，而於岐黃一道，更潛心研究，窺其精微。年十七，遊名山，遇異人泛槎江上，邀之同往，遂達崑崙，見西王母，得授神方及驅魔逐邪之術。歸後即修道。由貢舉授御史，旋退隱於漳澄邑之大雁東山，獨契太上玄機妙道，煮丹砂濟世，施符水救人，名譽乃大起。

同安知縣江僊官有僕登瀛嶼於虎，棄骨桑林之野，真人以符水活之，以柳枝代其所失之左骹，收爲藥童。途遇故主，告以

故不信，復咒之，則登瀛候又轉爲枯骨，左股柳枝儼然。僊官大驚，乃棄官從真人遊。仁宗時，漳泉旱荒，民艱於食，真人調遣神將，挽米舟救濟，閱月不置。越二年，漳泉復苦於瘟疫，死者枕籍，真人與僊官等召神兵祛癘鬼，咒水甦民。全活者不可勝計。

真人常於山間採藥，有虎食人，骨梗喉間，痛苦將死，以符水療之。虎愈，遂爲真人廟之守門者。又有一龍患眼疾，幻爲人身求診於真人，真人賜以藥，龍眼即愈，復化爲龍升天而去。故臺灣俗傳：「保生大帝，點龍眼，醫虎喉。」

景祐三年（宋仁宗改元年號）五月初二日，真人偕其父母、妹吳明媽、妹夫王舍人，自白礁白日飛昇，鷄犬皆從，壽五十有八。真人上昇後，尙常顯示世間，靈蹟累著。其犖犖大端，一爲宋高宗泥馬渡江時，見雲中神兵阻禦追兵，時露神旛衛帝，故得脫難而歸中國。紹興二十年庚午，詔立廟於白礁，以酬神德。孝宗時賜號曰「大道真人」其廟名則敕賜爲「慈濟宮」。後累封爲「忠顯侯」、「英惠侯」、「靈護侯」、「正佑公」，理宗時又改封真人。封孚惠真君。恭宗時，封孚惠妙道普祐真君。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颶風大作，太祖舟將覆，忽見吳真君現於雲端，旗旛森布，反風回浪，明兵大勝。洪武五年壬子，敕封真君爲「吳天御史醫靈真君」。成祖永樂間，文皇后患乳疾甚劇，真君化爲道士，詣闕請診，懸絲灸之而愈，贈以金弗受，賜爵亦固辭，乘鶴飛去。仁宗嗣位，念其醫母之德，於洪熙元年乙巳，晉封其名號曰：「吳天金闕御史慈濟醫靈妙道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特賜龍袍一襲，敕造宮殿，壯麗如王者居。每屆誕辰，遠近先期進香酬賽，歲以爲常。

死神本爲太陽神，太陽光線可療各種疾病，所以太陽神又兼爲醫藥之神。筆者於論大司命一文中曾言巫咸作醫，醫藥之事應歸於保生之例，因此這責任便卸到少司命肩頭了。西亞由死神變爲生神的且繆子（Tammuz）與死神兼醫神吉脩瑞丹（Gisch-sidd）爲同一人物。而吉脩瑞丹極似我國梓潼文昌（詳後）吳本也許具有其人，是個手段高妙的醫生。但一個醫生而說是紫微星下凡，先就窒礙難通，我們該知道紫微星是天子之星，在天文上「紫微爲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晉書天文志）而文昌宮却在紫微垣內。紫微又稱太乙。雲笈七籤太乙與文昌混合。江淹遠古賦亦有「太乙司命，鬼之元兮」之語。這只有趙玄朗的身份始足當之。上崑崙拜西王母爲師也極荒誕。少司命的母親是「大地夫人」，在我國爲葛洪神仙傳的「太真夫人」，也即是泰山以最隆重祀典崇奉的「碧霞元君」，同時是九歌裏的「湘夫人」，是山海經裏的「西王母」又是福建及臺灣所尊崇的「媽祖」。故此吳真人也不免與西王母發生瓜葛。臺灣有些地方不願把媽祖供在保生大帝祭壇上。照臺灣民間傳說，因保生大帝曾向媽祖求婚，遭其拒絕，憤然宣言每年三月廿三日媽祖誕辰，將降大雨，洗去她的鉛華以羞辱之。媽祖也宣言於保生誕日將刮起一陣大風飄去對方的頭巾作爲報復的手段。其實這不過因媽祖與少司命有母子關係，母豈能供於子的神座之下呢？

保生大帝救活已化枯骨的人，這又可與莊子至樂篇參看。希臘太陽神坡羅也有起死回生的手段，其所生神醫兒子阿司來辟阿士救活已死之人極多，致地府爲之空虛，冥王柏魯托訴於天帝宙士，宙士遂用雷矢將其打死，以爲破壞生死自然大律者戒，

事見希臘神話。

保生大帝守廟門有虎，此虎當是死神化身。神話學上有一原則，神之坐騎大率即其本身所化。屈原招魂言及土伯有「虎首」之語。龍與死神也有關係。我國財神趙玄壇跨黑虎，封號是「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趙玄壇也是死神（詳後）。

保生大帝在有宋一代所獲封號無非「真君」「公」「侯」之類，至明乃加封帝號。區區一平民出身的醫生，閱世八九百年居然稱帝，這與他乃紫微星下凡一樣未免過於荒唐。雖然帝號在我國多神教裏並不怎樣尊貴，譬如關羽，呂岩均稱帝君，不過關羽混合於死神，呂岩頂冒乎生神，帝君之名亦非倖致。且保生大帝與宋朝所認為始祖的九天司命趙玄朗的封號太相像了，雖欲否認其相互間的關係也不可。我以為在醫學未甚昌明，人類常為疾病所苦的時代，供奉醫藥之神乃人類所迫切的需要。佛教雖傳入藥王菩薩、藥師琉璃光等等。為時甚晚，且域外之神與我國人情感亦未能即時融洽。少司命雖然也非中國所固有，而傳入中國極早，我們早已將他當作醫藥之神供奉起來，故有「保生」之號。宋之於元以後，遺民對於別的神尚可明目張膽地崇拜，而保生大帝則因他被認為趙氏始祖，恐惹起異族統治的猜忌，只有將他夾纏到神醫吳本身上。但「保生大帝」的原有封號也許尚流傳於民衆口頭，所以明代乃恢復他的帝號。如此則保生大帝名號的滄桑，尚蘊藏着一段民族的隱痛和無數解遺民的血淚哩。

（六）趙玄壇

這位神雖極受人們崇拜，其來歷却不見於正式載記。或以為趙玄壇之名來自趙玄朗，但玄壇為財富之神，玄朗為保生之主，二神性質職司截然有別，謂其來自一源，殊難令人相信。不過二神均由死神變化而來，我國人於此並無所知，而他們的名字與封號居然有兩字相同，豈非咄咄怪事！據葉德輝刻的三教搜神大全，（現收卽國叢書內）說玄壇姓名為趙公明，道教稱之為趙元帥。相傳為鍾南山人，自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玉皇封他為「正一玄壇元帥」他主掌的職務是除瘟蕩穢、保病禳災，以及買賣求財，使之直利，兼理訴訟公平一類事。封神傳的趙公明則為峨嵋山羅浮洞道者，聞太師相請下山助戰，屢戰屢勝，玉虛門下諸仙均非其敵手，後被陸壓獻計射死。姜子牙封神時封他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之神」，率領部下四位正神，迎祥納福，追逃捕亡。那四位部下是招寶天尊蕭昇、納珍天尊曹寶、招財使者陳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

趙玄壇的塑像大都是全身盔甲，一手執銅鞭，一手托元寶，跨下黑虎，臉黑鬚豎，狀貌猙獰，而且是有三隻眼。封神傳的趙公明並無三目，雖然以銅鞭為武器，並於下山時途中收得黑虎為坐騎，但他却純粹是個道人，並非像黃飛虎、鄧九公一般原是武將可比。他與錢財也毫無關係。演義作者強派他做全身武裝的財神，是很牽強的。所以只好造出五夷山兩個散仙，蕭昇、曹寶與公明為敵，用什麼落寶金錢來收他的縛龍索和定海珠。後來又把這兩位散仙派作公明的部下，給他們加上「招寶」「納

珍」的名號，反映公明財神身份。上文所介紹的幾位神除九天司命與吳本以外均屬四川產品，封神傳說趙公明是峨嵋山道者，又屬川籍，四川居然成了死神傳布最廣之區，倒也很有意思。

然則趙公明的名字是封神傳作者隨便捏造出來的呢？還是原來就有的呢？我認為是原來就有。干寶搜神記（太平廣記引）有一段關於趙公明的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有賓客來訪，言「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吾今現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位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將無供養。」遂歎歎不能自勝。其人愴然，允爲道地。祐病漸愈，凡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兵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愈，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據此可見晉代已有關於趙公明的傳說。書中說趙公明是「三將軍」這與「泰山三郎」頗有相映成趣之點。而道教中人稱他爲「趙元帥」三字也有了着落。他與「鍾士季各督鬼兵數萬」，凡他們「所當取者皆死亡」，可見他是死神。鍾士季恐即是鍾馗的另一名字。三教搜神大全說趙元帥乃終南山人，恐受鍾馗影響，傳說中的鍾馗不是終南山人嗎？

趙玄壇身穿盔甲，又正是「將軍」「元帥」身份。臉黑，跨下黑虎，正是死神特色。死神的一切本來都是黑的。三隻眼更爲死神特徵，前面已有解說，不贅。

死神原爲瘟疫之神，故趙公明的職務「除瘟癘瘡」；死神轉爲生神，後兼爲醫藥之神，故趙公明又「保病釀災」；死神本爲裁判人類善惡的法官，故趙公明「兼理訴訟公平一類事」，他的名字「公明」二字正是判官意義的具體化。

還有與灌口二郎神相混雜的清源妙道真君趙昱，他字仲明，隱趙公山，與趙公明也還有相當連繫。

但死神何以竟一轉而爲財神呢？原來古人相信一切養生之資來自地下，一切富源和寶藏也蘊藏地下，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楊雄羽獵賦「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分俸，貴正與天乎比崇。」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張晏注「媪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媪。」原文與注解均佳，王先謙改「富媪」爲「富媪」反無意義。冥君既爲地下主者，他當然掌握着自然界所有財富，當然也就成爲財神。

中國民間言冥府差役中有活無常。閻羅之名雖來自印度，活無常却是我國土產。筆者考定他實爲最古死神之像。因我國死神作多方面的發展，他則凌夷而成死神奴僕。活無常吐舌唇外，（死神特徵，將來再論）戴高帽，上書「見我生財」四字，頸上又環繞銀錠一串，財神的色彩豈不十分濃厚。

希臘冥君之名爲柏魯托（Pluto）或柏魯東（Pintun）義爲「富有」（Rich），故冥君又號爲「財富的給予者」（The giver of wealth）他的財富可分地面和地下兩方面來說：在地面上的乃是五穀之類的養生之資。希臘詩人希西亞德（Hesiod）說冥君在

開始時原與地母狄迷狄兒 (Demeter) 連結在一起，甚至說他便是地母所生之子。他與地母同受人民的祈禱供奉。在克里特 (Crete) 地方有個傳說，說那地有本屬荒涼饑瘠之區，冥君曾以三倍的勞力灌溉耕耘，遂成沃壤。因此他與地母可說同為農業之神了。我們即說柏魯托並非地母之子，但我們却不得不承認他為地母之婿。他掠奪地母之女卜賽芳為后，也便透露了他乃「地富之神」(God of earth's wealth) 的身份。意大利有一最古石刻，刻冥君夫婦並肩而坐，冥后右手托一雄雞，左手握麥穗一大束。烹雞煮麥，含哺鼓腹，這正表明了農民最大的願望。說到地下的財富無非五金礦產，更該歸「地主」掌管。所以希西亞德又說冥君乃礦藏富源的分派者。拉丁文稱柏魯托為「狄士」(Dis) 即各種財富之意。柏魯托乃「地的宙士」(Zeus of the earth) 他不但將物質的財富分配給世人，也將真正的產業分配給地府亡靈享受。

他的像貌本為有鬚之王者，但有時是個美少年，有時狀如孩童，手執「豐饒之角」——五穀果品皆自此角傾出，累累不竭，如中國傳說中之聚寶盆。這是他「地富」的象徵。但又相傳他是瞽者，(被宙士所罰而然) 這是用來說明財神施富於人，不分賢愚善惡的現象。他有時又跛一脚，與希臘神話的天鐵匠浮爾甘頗相類。此或因死神本為火神，而浮爾甘也是火神的緣故。

新約裏有財神瑪門 (Mammon) 耶穌曾曰：「我們不可以一面伺候上帝，又一面伺候瑪門。」瑪門一字本敘里亞文，拉丁語為財富。此乃敘里人所崇奉的神道，傳入猶太，故耶穌言之。瑪門除財富外又有一義，即「永久的休息」(Everlasting rest) 也即是較古的「對冥府的看法」(View of under-world) 又說瑪門乃掌管錢財之鬼，則瑪門也是由死神轉變而為財神的吧。

彌爾頓失樂園卷一，提及瑪門神有句云：

「此中引導之神號瑪門，

論儀容，他較墮落諸神都遠遜；

即當日在天庭，他也長日僵僵身不挺，

心思只向地下付，獨豔羨那砌地黃金，

不知欣賞那神聖光明的美景。」

又說道：

「後來也是他教會了凡人，

去搜索地中的藏蘊，

致使地母腹心遭破損，

都只為貪圖那不應發掘的奇珍。」

又敘他與希臘神話裏的火神浮爾甘為同一人云：

「後來他在希臘也享大聲名，並受人人崇敬；

及在奧索尼安 (Aurion land) 地境，

則別有麥息伯爾 (Muleiber) 之稱，

並相傳他當日墮天情景，

因為育夫對他懷忿，直推落自那水晶城；

又說他自朝至午，自午迄瞑，

方自天庭落在愛琴海裏的勒謨諾斯 (Lemnos) 地境。」

彌爾頓將瑪門與浮爾甘完全當作一人，於此可以完全看出。

火神與死神的關係，除竈神以外，又建築於古代火葬之俗上。希臘人謂火可以驅逐惡魔，滌除污染，死者軀體一經火化，便可直昇天國。印度亦有此說。印度火神阿耆尼 (Agni) 最喜接受火葬者的屍體，作為犧牲品。死者遺體焚化後，其生前所犯罪過及玷污均遺留於地上，靈魂衣被永生光輝或生出雙翅，由阿耆尼領導，送至列祖列宗所居之處，享受永遠福樂。

(七) 三官

三官祀典道教甚重視，國內三官之廟到處有之，臺灣尤盛。三官之來由見於三國志魏志張魯傳注傳注。注文係引典略，其言曰：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咒，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言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齋，號曰「五斗米道」。

後漢書劉焉傳注亦引典略此文。「三官手書」作「三官千書」。所謂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稱三元。五斗米道的正式名字是「太平清道」。北魏寇謙之本五斗米道教中人，故亦崇奉三官之說。他以孟春、孟秋、孟冬之望日為三元；即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為天官賜福日；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為地官赦罪日；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為水官解厄日。

周禮有天官冢宰，「惟王建國，辨正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唐嘗改吏部為天官。故宰相俗稱天官。舊劇開演前，例有一人戴大面具，出場演壓劇數分鐘，俗稱「跳加官」，原亦是天官賜福

之意，但跳者作宰相衣裝，則每使人疑道教裏的天官乃是周禮裏的天官。周禮又有地官司徒：「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安擾邦國。」又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天下土地之圖，問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源、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田主……」這等於後代之戶部，現代之經濟部，與道教地官是比附不上的。

關於道教三官，我現在只以臺灣玄德堂翻印的一本「三官大帝感應妙經」來研究。道教稱天官爲「上元九炁，賜福天官，曜靈元陽大帝，紫微帝君」說他的職司是「玄都元陽，紫微宮中，部三十六曹，僭九千萬衆，考校大千世界之內，錄籍十方國土之中。福被萬靈，主衆生善惡之籍；恩覃三界，致諸仙升降之司。除無妄之災，解釋宿殃；脫生死之趣，救拔幽苦。……」稱地官爲「中元七炁，赦罪地官，洞靈清虛大帝，青靈帝君」，他的職司是：「青靈洞陽，北都宮中，部四十二曹，僭九千萬衆，主管三界十方九地，掌握五嶽八極四維。吐納陰陽，覈男女善惡青黑之籍；慈育天地，考衆生錄籍禍福之名。法源浩大，而能離九幽；浩劫重光，而能消萬罪。」稱水官爲「下元五炁，解厄水官，金靈洞陰大帝，陽谷帝君」他的職司是：「陽谷洞元，青華宮中，部四九二曹，僭九千萬衆，掌管江河水帝萬靈之事，水災大會，劫數之期，正一法王，掌長夜死魂鬼神之籍；無爲教主，錄衆生功過罪福之由。上解天災，度業滿之靈；下濟幽局，分人鬼之道。存亡皆泰，利濟無窮……」

這雖出於三官廟廟祝們的編纂，但所根據的資料當有相當之古，讀此則三官性質可以了然。筆者素主道教三官來源實自西亞，而還是根據西亞最早的宗教。如拙著論大司命一文所述，西亞最早之神話：阿努主天，爲天帝，恩利爾主地爲地主，伊哇主水爲水主。希臘印度亦有類似的大神，三分宇宙。西亞水主與地主有許多相通之點，即水主爲最早死神，司人命運等。現我國民間論水官「掌長夜死魂鬼神之籍」豈不是一個可喜的符合？「官」者職司其事之意，這與「主」(Lord)也是相通的。

近陶弘景的茅君內傳及真靈位業圖將茅盈的第三弟茅衷封爲「三官保命」，筆者在本文第一節中曾主張茅衷之行三及其封號都與泰山三郎之三字似乎有關。弘景亦知泰山有子，但因大司命茅盈乃自幼出家修道之士，不曾結婚，沒有兒子，只有委屈他的兄弟做他的兒子。在太平道裏的三官，只有地官顯明是冥司主者，其餘天官水官都不是，陶弘景混三官而一之，使爲司非謫過之真神，殊令人難於索解。

我們再看弘景的周氏冥通記：周子良夢神召爲冥吏，謂「若不從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又夢見定錄、保命二位茅君，保命謂子良曰「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宏景註曰：「伊(其弟子周子良)蒙神真之獎如此，不免三官之奏，況庸庸之徒耶？各宜如履薄冰耳。」又說某某死後，至今仍「沈淪三官」未得超昇。照文字語氣看來，三官乃冥府稽過官吏之總名，而茅衷則三官之首長也。三官與所謂「三尸」恐怕也有點關聯。

唐殷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論冥府條：「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位，授以大道。有

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誓，爲地下主者；一千年後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中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雜俎此條，三官似比地下主者還高一級，其書提及三官之處尚多，則皆指爲普通冥吏。

據此，則陶弘景的三官與太平道三官，名同實異。弘景之所謂三官，大約是指冥府判官。判官在地府中地位之重要，國人熟知。唐人所作十王圖像，十王下有趙、崔、王、宋四位判官。崔判官這一角色，我們更不陌生。他曾設法救唐太宗還陽，見唐人「太宗入冥記」和吳承恩等人所作的「西遊記」。到了宋代他又成爲崔府君。宋高宗南渡，使趙宋國祚延長了一百二十年，實得力於泥馬渡江那個政治性的謠言。而這個謠言則又以崔府君爲主。在我們現在的想象中，判官不過是閻羅王案前的刑名書辦，不知判官的來歷極爲尊貴，他本身便是冥君。西亞且繆子下降地府後成爲冥君，稱判官（The judge）埃及奧賽里士亦然。俠馬脩則稱爲大判官（The great judge）他手下有六個小判官，均有姓名。又西亞地府的 Anunnoki 亦號司命大神，其數甚多。我國道家經典裏冥間低級司命也不少。故筆者在本文第一節說少司命下有一班副手幫忙。

陶弘景稱冥吏爲三官，恐受有希臘影響。希臘神話：克里特（Crete）國王彌諾士（Minos）死後與其兄弟 Rhadamanthus, Charpedon 三人成爲冥界判官。彌諾士生前蓄一牛頭怪於迷宮。我國「牛頭阿旁」之說殆由此而來。因爲牛頭馬面之說乃中國所有，佛教並無此說。即說佛經裏有，我懷疑也是中國人加進去的。譬如「魂歸泰山」本是中國的事，佛經言人死亦有歸泰山之語，我們能相信印度也有一個泰山嗎？

(三)

少司命的來源

筆者在論九歌大司命一文裏曾說明中國的大司命即是西亞死神尼甲（Nergal），少司命也來自西亞，他應該是比尼甲還古的死神且繆子（Tammuz）。但以西亞文獻殘缺之故，要從與他同類型的神道身上取點資料來補充他的歷史，特別在太陽神轉爲死神的俠馬脩身上所取更多。當然這都經過巴比倫、亞述（學者考訂過的，筆者並不敢附會半字。他與大司命成立父子關係，由母而不由父。這話頭緒紛繁，必須詳加分析，而後始能明白。我們現在先將且繆子的故事略述於次。

且繆子是一位淵源極古而其故事流傳之廣不但普及亞洲，並及非洲與歐洲的偉大神道。據神話學家考證，遠在紀元前四千年間便有此神祭典的存在，或者還要更古一點。此神並非閃族所產，他的名字 Tammuz 實由阿迦底（Akkad）語文中的寶繆齊（Dummu-zi）衍變而成。Dummu-zi 義猶「生命之子」（Son of life）或「唯一之子」（The only son）原來寫法乃 Dummu-zi-apsu

義爲「深淵精靈的裔胄」(Offspring of the Spirit of deep) 深淵精靈即兩河流域的水主伊哇(Ea)，所以他是伊哇之子。

且繆子原來是一位太陽神，不過因他威權太盛，崇奉者太多，每到一處，即與該處地方神道相混合，換言之，即吸收他們的屬性於自己身體之內，故此神的性質甚爲複雜。

古代阿迦底的蘇末人有一首祭祀且繆子的祭歌，以種種名號稱他：例如「冥府之主」(Lord of the Under-world)「牧人與主」(Shepherd and lord)「牧人星座之主」(Lord of the Shepherd's seat)「天女易士塔兒之夫」(Husband of Ishtar, the lady of heaven)他是天文上的牧人星同時又是獵人星座。他是太陽神，但是春季的太陽。他是春神，是農業之神；是麥類和一切植物的化身；是肥沃的象徵。他是守衛者，保護羊羣，也守衛天門。他是醫神。他是水主伊哇之子，故爲智慧之主。他是少年武士。他不但爲天神地祇，也爲人王。他是孩神，由其妻腹中誕生。他的象徵爲牡牛、蛇等。他和尼甲一樣，名字也曾見於舊約聖經。現爲求敘述清楚起見，當分節論之，其曾見於筆者前所作「論大司命文」者則從略。

(一) 水主伊哇之子

西亞的伊哇(Ea)與天帝阿努(Anu)地主恩利爾(Enlil)三分宇宙，稱爲水主。伊哇之子皆爲著名大神，譬如尼甲不是說乃他愛子嗎？但比較整齊的一組則爲七子：

(1) 且繆子，這是伊哇第一個兒子，所以稱爲水主「唯一之子」(The only Son of Ea)或「水主真實之子」或「水主真實而又孝順之子」(True or faithful son of Ea)

(2) 彌羅岱，一稱馬杜克。乃巴比倫首神。

(3) 尼拉(Nira)，爲隱秘不可見之神。

(4) 克易蘭(Ki-gulla)，爲毀滅世界之神。

(5) 布南丹一薩(Brunanta-Sa)，爲大耳之神。

(6) 巴拉(Bara)，爲指示之神。

(7) 巴拉易蘭(Bargulla)，爲指示預兆之神。

此外則爲一女，名克一帶姆一雅利利(Khi-dimme-azaza)又稱裴里雪梨(Belit-Sheri)

我們中國說泰山府君有子有女，子至少有七人之多。現在伊哇之子恰恰七個，能說是偶然的暗合嗎？在我國古書和民間傳說裏，泰山三郎、二郎、四郎、七郎均曾提及，獨大郎五郎六郎缺如，現在既說且繆子乃伊哇長子，而伊哇亦爲最早司命之神，則我國少司命當是大司命的大郎了。

伊哇爲智慧之源，稱爲「智慧之神」(God of Sagess)且繆子秉父遺傳，亦稱爲「知識之主」(Lord of Knowledge)又稱爲「聰明者」(Wise one)伊哇曾教人類創造文化，如我國伏羲，且繆子也是如此。這便是他傳到中國，變爲文昌神的緣故。再者西亞冥府主者初爲女性，號大地夫人，掌握智慧牌(The tablet of wisdom)後夫人爲尼甲所敗，將智慧牌交出，屈爲其后。這一說又可加強文昌帝君主智慧，故被我國人尊爲科第之神之證。

(11) 牧人星與獵人星

希臘太陽神阿坡羅有牛羊之羣，放牧壁里安山中，被誕生未及數小時的風神赫梅士盜去其牛五十匹，爲此爭吵到天帝宙士面前。阿坡羅犯罪被罰下凡，又曾爲特洛伊國王臘和梅凍(Laomedon)牧羊。所以他又有「牧神」之稱。太陽神何以有牛羊羣呢？則因天上雲片受太陽的映射，儼似牛羊故也。平吉士教授(Professor Pinches)說蘇末人稱羣下的毛蟲爲「天羊」(Sheep of the Sky)亦由他們猜想天上原有羊羣。且繆子在地中海一帶祭典裏稱爲「牧人」。他又爲牧廬之主，保護牧人所居。當他下降幽冥的一段時間，羊羔便成爲豺狼盜賊掠取的對象云。

西亞死神尼甲爲獵人星，稱 Orion-negal，但在尼甲之前，且繆子也是獵人星座之主，名曰 Sid-gian-na 其義則爲「真正的天牧」(Le vrai pasteur du Ciel)而在這些字眼裏，又可以尋繹出「真實的兒子」(Le vrai fils)的意義。獵人星座位置於赤道南，乃冬季星座。天文上各星座，獵人星可說是最偉大最美麗的了。紐康通俗天文學(金克木譯)說：「獵戶座是所有星座中最輝煌的。四顆星構成一長方形，我們看來它正立於南方。紅色巨星 Betelgeuse(中名參宿四)在上方東角，藍色的 Rigel(中名參宿七)在下方西角。橫在長方形中部的三顆明星成了這位英雄的腰帶，而下面三顆黯星做了他的佩刀。」(見原書第六編第一章冬季星座)我們現在再補充一點資料，這個天空巨人，右手舉大頭棍於頭上，左手揮獅皮爲盾。(但此類星光彩較暗人自不注意。)希臘神話裏的力士如海克士之流均以大頭棍爲武器，獅皮爲護身甲，也許是受獵人星座的影響。(此語甚至傳到我國。後唐李克用的義子李存孝本是海克士型的大力士，歷史上說他執一鐵鎚，足當一隊。民間也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元曲有「劉夫人痛哭李存孝」一齣，言存孝來歸時，劉夫人問他要什麼衣甲，什麼兵器，可自到武庫去關。他回答說什麼都不要，他有一張虎皮可作衣甲，他有一根大棗木棍可作兵器，這不是儼然一個希臘神話裏的力士嗎？蓋元人版圖之廣及於歐洲，自然會輸入此類觀念也。）」

四五千年以來，各民族皆視獵人星爲勇敢、征服、勝利的象徵，而尊之爲獵夫、戰士，國王等稱。但 Orion 這一個字實由古代加爾底(Chaldees)所謂「天光」而來。乃對太陽的讚詞。可見它乃死去的太陽。換言之，即太陽白晝巡行天空，一到夜晚，則上天成爲獵人星座。

獵人星座在我國二十八宿中屬於參宿。古書對它的解說：

詩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維參與昂。」

禮記月會：「孟春之月，月昏參中。」

尚書璇璣圖：「參爲大辰，主斬刈。」

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其衡石，其外四星，是左右肩股也。」（漢書天文志同）

大戴禮記：「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參者牧星也。八月參中則旦。」（宋本原作「牧星」，孔廣森補注本改牧爲伐，失。）

晉書天文志：「參十星，一參伐；二大辰；三天市；四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此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

宋代觀象玩占：「參、七星；伐、三星，曰參伐。七星爲虎身，伐爲虎尾，皆爲虎首，共爲白虎主西方。」

各天文書中說參爲「天獄」；又說主權衡以平理，都與冥司有關。而大戴記「參者牧星也。」一語尤與西亞「真正的天牧」符合。漢武帝郊祀歌十九首中的「練時日」我主張爲祭祀大司命之作，中有語云：

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

大神下降，例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爲之護衛，所以本歌雖有倉龍白虎之語，我們無須張皇。但白虎用在這裏却不平常，疑其暗示死神星座。白虎在我國屬於凶星。民間相傳以撞見白虎星爲莫大晦氣。我國小說又以白虎殿爲皇家停殯之所。封神演義記姜皇后及楊妃死後均停屍白虎殿。西遊記唐太宗死後亦然。考漢代宮殿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諸名，白虎觀爲殿名之一，後漢章帝集諸儒於此觀中講論五經同異，作白虎議案，班固的白虎通義即由於此，並不聞爲皇家停殯之所之說。西遊封神如是云云，莫審其由，想必因爲知道參宿爲死神之星，所以附會爲此語吧。又或者明代皇宮原以白虎殿辦理喪事，不過沿俗爲之，並未據爲典要，故官書不載。至於劉宋以白虎幡進軍，水滸傳林冲誤入軍機重地的白虎節堂，罪幾至死。則當由參宿主斬刈，主殺伐而來。

獵人星座的西南爲天狼星西里奧斯(Sirius)但在希臘神話裏則爲獵人星的獵犬。海王普賽頓之子名Orion爲巨人兼強有力的獵者，見愛於月神狄愛娜。但月神之兄太陽神阿坡羅不以其妹戀愛爲然，意圖破壞。一日恰值獵人浮拍海水中，僅露其頭頂於水面。阿坡羅令其妹射之，且故意說她必不能中。狄愛娜激於兄言，飛鏢一擲，而其情人死。狄愛娜察知其誤，悲痛莫名，將其位置於天空成爲獵人星座，其愛犬西里奧斯隨其背後，而七仙女星(The Pleiads)則飛翔於其前。獵人星每晚自海面升起，佩其獵帶、獵刀、執其獅皮、巨棍，縱貫天空行獵，至晚則又沈沒水中與其父海王相處。這便是我國泰山諸郎無不歡喜

打獵的緣故。而二郎之犬當然與西里奧斯有密切關係。

西里奧斯之下爲大犬座 (Canis major) 獵人星座的正東爲小犬座 (Canis minor) 我國傳說中的二郎神所携之犬名爲「細犬」我懷疑牠指的便是小犬座。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持節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見一人，長數丈，近之則不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上以爲仙人也。」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文同。「巨公」一般註家皆以爲武帝，非。我意牽狗者爲一神，巨公爲另一神，即長數丈的大人。恐即大少司命也。希臘冥君柏魯托有三頭惡狗，我國言地府有惡狗村，而佛教地獄無之。印度史詩摩訶哈巴拉泰主角猶狄希臘拉獨與一犬上希馬拉耶山爲神。婆羅門教列犬於不潔動物，今犬得升天，頗滋神話家疑議。不知猶氏乃死神及公道神 (God of death and lord of justice) 達摩 (Dharma) 之子，此狗也即是達摩的化身。而西亞俠馬脩正是死神兼公道神。

(三) 冥府主者

且繆子是太陽神。太陽神照例要做死神。他又象徵植物 (Vegetation)，植物到了盛夏的季節，則爲連續不斷的酷熱及熾烈的陽光所戕害。每年六月廿日起至七月廿日止，爲且繆子下降幽冥之期。蘇末人曆法稱寶繆齊之月爲寶繆齊節期 (La fête de Dumuzi)。這一個月中信徒爲此神舉行盛大的哀泣典禮 (Lamentation)

且繆子爲天帝之女，亦巴比倫最大女神易士塔兒 (Eshar) 之夫，但普通傳說則爲她的情人。他們的結合經過不知其詳，且繆子何以致死亦不明其故。據吉爾葛姆士史詩 (Epic of gilgamesh)，易士塔兒深慕吉氏英武，向之表示愛戀，爲那英雄所拒，歷揭其過去穢史，說她與男性短期結合以後，便將其遺棄，提到且繆子則說：

像那個且繆子，你青年時代的情人，一年復一年，你總要使他有一場哭泣。

且繆子之死似由於遭天女遺棄憤激致病而亡。但蘇末有一祭歌說且繆子爲一類似埃及黑暗之神賽特 (Set) 者所殺。此魔神名潤——薩脩 (Nin-shach) 是「戰神」，而據平吉士教授之言則 Nin-shach 義爲「野豕之主」 (Lord of the wild boar) 希臘的安東尼 (Adonis) 見愛於愛神阿柏羅蒂德 (Aphrodite)，愛神的舊情人火星阿里士爲了吃醋，變一野豕將安東尼咬死。賽爾特 (Celtic) 民族的英雄狄亞米德 (Diarmid) 亦係與且繆子同型人物，則爲青豕 (Green boar) 所戕而死。其他類似之例尙多，不具引。

在蘇末人所舉行關於且繆子前身的寶繆齊祭典裏，以及無數其他文件裏，都說寶繆齊下降地心 (Au sein de la terre) 確實地說則爲到達死人所居之處，因此他成爲地府 Arallu 的主人，亦即是成爲下界主人 (Maitre du monde infernal)，換言之，他已成爲冥君了。他本是「天上的牧人」，現在則爲「地府的牧人」 (Pasteur de la terre)。

他的情人天女易士塔兒親下地府，歷盡艱辛，始將他贖出，於是升天而與另一死神吉脩瑞丹(Gishsidan)替天帝阿努把守天門，成爲天閘。西亞大神都必先死一次，然後復活升天。這便是說要想獲得永生必先通過死亡。他戰勝了死亡，當然要變爲生神，無怪他有「生命之子」的稱呼了。筆者主張少司命爲由死神變成的生神其故亦在此。

伊娃的祭壇在伊里寶(Eridu)，其地有一神樹名曰 Kishkanû，其義爲「真實與生命之樹」(L'arbre de vérité et de vie)據說此樹便是且繆子的象徵，則且繆子之爲生命之神更得了一樁有力的證據。何況尙不止此，下文再敘。俠馬脩亦爲掌握生命之神，具有起死回生之力。

(四) 哭泣祭典

亞述著名祭歌「易士塔兒降地府」有幾段文句敘述易士塔兒怎樣救活且繆子，足以反映以後每年且繆子節日，一般信徒爲他悲泣的情況，歌中有曰：

她爲她少年時代的情人且繆子灑清水，灑香油，替他穿上大紅之袍！人們吹着瑪瑙笛，快樂的女郎們(聖妓)在平息他的憤怒！

每年爲且繆子舉行的哭泣大典，悠揚的笛聲伴隨哀婉之歌。神像是給洗滌過了，給薰過香，又給穿上紅袍。那一天是他到另一世界的日子，快樂女郎在被野人愛亞拔尼(Eabani)所殺死的神牛(且繆子的象徵)股上大灑其淚。

但且繆子復活的典禮緊接着他死亡的典禮舉行。一切情況又可以在「易士塔兒降地府」那首長歌裏看出。那歌曾說：「在且繆子升天之日，瑪瑙笛和碧玉環跟他一同升天，哭泣的男人和哭泣的女人也跟他一同升天。聞見乳香氣息的死者也一同升天。」

且繆子爲農業神，本身象徵大地各種植物，狹義言之則爲民食有關的麥類(Corn)他下降地府，則地上一切植物尤其五穀均將失其豐饒。所以人們必定爲他死亡哀哭；否則不但要發生饑荒，其他災禍亦將不免。據神話學者考證，哭泣典禮與農業祭禮極有關係，所有麥神都爲哭泣之神。人們在神像身上灑水乃求雨法術。

埃及的奧賽里士(Osiris)也是太陽神，被惡弟詭謀害死，降冥間而爲冥君。他原來也是麥神，證據甚繁。其妻埃及西(Isis)及另一女神尼甫才絲(Nephthys)哭泣他之哀痛，一如易士塔兒之哭其情人且繆子。

腓尼基的安東尼(Adonis)正是西亞且繆子所衍化，每年夏潦泛濫，Nahr Ibrahim 河(後改名安東尼河)挾黎巴嫩山的紅土沖入海中，人們目之爲安東尼之血。婦女哭泣時，捶胸，扯髮，甚有悲痛而致死者。

敘里亞赫倫人崇奉 Taus，這也是且繆子另一化身。相傳此神被仇人慘酷地處死，其骨被研成粉末，隨風播散。婦女在舉

哀節期內，不喫磨子碾過之物，僅以一點泡濕的麥粒、大巢麥、棗子、葡萄充饑。

前文言且繆子名字亦曾見於舊約聖經，天主教思高聖經學會所譯先知書厄則克耳 (Ezekiel) 第八章第十四節云：

然後他(上帝)提我到了上主聖殿的朝北的門口，看哪！那裏有婦女們坐着，哭悼塔慕次。(且繆子)他對我說：「人子，你看見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醜惡的大事？」

原書有註解云：

塔慕次 (Tammuz) 是秀默爾(蘇末人)語，即「生命的兒子」或「永生的孩童」之意。對此神敬禮由秀默爾傳到古巴比倫帝國。古巴比倫以他爲依市塔爾(易士塔兒)神的丈夫。這敬禮又從巴比倫傳至腓尼基，腓尼基稱他爲阿多尼(安東尼)即「吾主」之意。——埃及也受了腓尼基的影響。敖息黎(Osiris)的神話，便是由阿多尼神話演變而來的。希臘阿多尼的神話，也是受了腓尼基的影響。近東各國對塔慕次的神話，雖地域不同，時代各異，故事方面却大部份相同。這相同之點：(a)他是一個年青俊美的神；(b)他是一位有生機和愛情的神；(c)他春夏二季居於陽間，秋冬二季居於陰間。古人隨着季節的變化敬禮他。在春天自然界都復甦生長，他們恭敬他像是一位使萬物生長的神，並慶祝他由陰間復來陽間，到盛夏極熱的時候，塔慕次即入陰間，萬物遂開始凋零，恭敬他的人便哀悼他的死亡。巴比倫人多着重塔慕次對自然界的生長和凋零，腓基尼人特紀念他的死亡和復活。又按另一種普遍的神話傳說：塔慕次、阿多尼打獵時爲野猪傷害而死，死後下了陰府。戀愛他的依市塔爾(易士塔兒)女神到處尋找他，經過種種困難之後，終於在陰間發現了他，遂又將他領到陽間來。婦女哭悼他即是效法依市塔爾女神……

這註解詳細極了，讀了以後，我們對且繆子的了解可以大大加深一層。且繆子被野豕咬死，屍體應未甚殘，然在敘里亞變爲 Taus 神，則連骨頭也被碾成粉末。埃及奧賽里士被惡弟誣入寶箱，又分其屍爲十四段，拋擲世界各地，勞其妻妹西到處尋覓。此俗雖未傳入我國，却似曾傳到西蕃，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西蕃記云：

康國人並善賈……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以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橫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

神稱「天兒」(孩神)，死以七月，骸骨散在草野，這三點與且繆子及奧賽里士頗爲類似，我敢斷說西蕃國的天兒神便是西亞傳來的且繆子。

(五) 醫神

且繆子復活升天後與另一死神吉修瑞丹 (Gish-zida) 共守天門。Gish-zida 之全名爲 Nin-gish-zida 義曰「真實樹木之主」

(Seigneur de l'arbre véritable)而眞實樹木卽生命樹，然則吉修瑞丹也卽是且繆子的前身或化身了。巴比倫帝王葛諦亞(Guedea)印璽上曾鐫刻此神之像，他頭戴神道標記之牛角冠，長鬚飄拂，道貌莊嚴，肩上冒出兩蛇頭，左手則握葛諦亞王之腕，表示對他保護。

又葛諦亞奉獻給此神的「淨瓶」(Vase à libation)今尙存於世。其上刻畫兩蛇纏糾之狀，似卽此神之標記，如希臘風神赫梅士之雙蛇棒。

吉修瑞丹在地府雖非主者，而稱爲地主的先驅官，或地主寶座旁的近侍。他享受他同僚且繆子的命運，每年一次下降地府，而復升天。其在天上則爲水蛇座 (Constellation de l'Hydre) 所以他稱爲「蛇神」(Le Dieu-serpent) 希臘神話阿坡羅神醫之子，被宙士雷矢打死後上天成爲長蛇座 (Serpentio) 他卽西亞吉氏衍變而成。相傳吉氏之父名 Nin-a zu，擅長醫術，稱爲醫主 (Seigneur médecin) 醫生與蛇照例有關。蓋蛇每年換皮一次，換皮後則恢復青春。雙蛇相交，表示「陰」(élément femelle)「陽」(élément mâle) 兩種原素之結合，是爲生命之源。西洋藥劑舖至今尙多以相交之雙蛇爲招牌，也是基於這個古老的傳統。

筆者於前文中曾言福建與臺灣所崇拜的神醫保生大帝乃由九天司命的轉變而來。而梓潼帝君也擅長醫術，他第一次誕生世上便以名醫的身份出現。水蛇座在我國二十八宿中屬於張宿，文昌帝君累代爲蛇，謎底便在這裏。他累代轉化，苦死要以張爲姓，謎底也在這裏。

我知讀者要對我提出疑問了，文昌宮在外國天文學屬於大熊星座 (Ursa major) 爲北方之星，而水蛇座則爲赤道以南之星，兩者距離甚遠，怎麼可以併爲一談呢？誠然，不但文昌張宿並非一星，我國以九歌的少司命屬之於文昌宮第四星，而西亞則以且繆子爲獵人星，以天文而論，我主張中國少司命便是西亞且繆子，不是很難說通嗎？但我所替自己解免者：西亞文化現已淪於地底，天文知識更多失傳，卽以現有的一點資料而論，他們九重天除日月五星之神尙屬有定（亦不完全如此）外，第八第九兩重天之神屬於何星，我們並不能找到明確的指示。我國天文本源固爲西亞，然並非由直接傳來，其中應經過若干國家和若干民族媒介，難保沒有夾纏舛誤之處，求其吻合一致，當然極不容易，只要有幾點相通，我們也便滿足了。所以關於天文問題，筆者的議論，只能到此爲止。

(六) 孩神

我國少司命負有司嬰保赤之責，稱「小兒司命」四川張仙爲人送子，有如高禪神，初不知其故，及讀西亞神話乃知實由且繆子之嘗爲「孩神」(Child god)而起。孩童佔人類半數，需要一專門保護他們的神。此神最好亦爲孩童，庶乎聲氣易於相通

泰山之子有時作童子形，（見前所引段承根傳，報應記等）可見孩神早到我國。

且繆子之孩神可於巴比倫一遠古有關農業之神話見之。此神話言有一身為神種之小兒，乘一舟飄至人間，遂成巴比倫民族始祖。此小兒即是且繆子。

且繆子為孩神之另一型式，則死亡後，投胎其妻腹中復來人間。天女易士塔兒本為其情人亦可說是其妻，但她哭泣且繆子之死，每呼之為「兒」。舊約先知書厄則克耳第八章第九八節的註解，曾介紹一首信徒哀哭且繆子的歌，言該歌大約作於公元前二十世紀，歌中有曰：

哎！那慈淚光耀的神，逝去了！到了地下！你走了，但你的行程迷亂了你的百姓……那勇士向着人們所不知的地方去了！依市塔爾（易士塔兒）一不看見他，就流淚慟哭。她哭着說：「我的嬌兒！我的心肝！我的巫祝！……」

筆者於論大司命一文中曾言西亞尼甲即我國先秦的巫咸。巫咸始作巫，尼甲亦為靈神巫長，觀易士塔兒稱他為「我的巫祝」，筆者之假設於此獲一有力證明。

埃及奧賽里士雖為太陽神而兼具月神性質，月每月蝕一次，奧賽里士每月亦死亡一次，及其復活，則成為美麗絕倫之嬰兒，一如滿月之光輝瑩潔。又他死後，其妻埃及西和另一女神尼甫才係哭他的時候，也是說：

歸來呀，歸來如一嬰兒，你是我們的牡牛。……歸來呀，寧靜長大的孩子，啊，我們的主！唉，牡牛！從埃及西和尼甫才絲兩匹牡牛腹中產出的牡牛。歸來呀，回到兩個寡婦女神的面前吧。啊，孩子！啊，我們的主！

埃及稱奧賽里士這類神為「他們母親的丈夫」（Husbands of their mothers），換言之，便是「他們妻子的兒子」了。（這便是希臘冥君柏魯托有時為地母之子的緣故。）印度摩紐律（Laws of manu）亦言死神摩紐投胎妻腹，復生人間。

死神信徒們為且繆子舉行「哀哭典禮」時，也模仿易士塔兒的口氣，喚他作「兒子」。女信徒哭泣者，反覆叫喚道：「兒子！」「啊，我的兒子！」好像在哭自己親愛的孺子一般。

尼甲之妻穆梅吞（Monnetun）便是易士塔兒另一型式，筆者於「論九歌大司命」一文已屢有論列，所以我說少司命與大司命成立父子關係是由母而不由父。在西亞神話裏且繆子乃水主伊哇之子，而與尼甲却並沒有父子關係，但水主伊哇亦為司命之神，筆者主張少司命之為大司命子，並不是毫無根據，信口亂說也。

（七）少年武士

且繆子是春季的太陽（Spring Sun），每與那些象徵魔鬼的冬季狂風暴雨和酷寒的氣候作戰，並且戰勝，使大地熙熙，恢復新鮮活躍的生命，所以他是一個「青年武士」（Young Warrior）又「為英雄之主」（The heroic lord）他本為牡牛，因其年

「孔蓋兮翠鈴，登九天兮撫彗星，

愆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我們要解釋這首歌的首四句，應先知道少司命的戀愛史。兩河流域的神道，都是成雙作對，各有其配偶，少司命當然也不能例外。所不同者，別的大神的配偶都是已結婚的夫婦，而少司命的配偶則爲未婚妻或情人。

我們都知道旦繆子與易士塔兒，雖有時稱爲夫婦，而稱爲情人(Lover)的時候較多。另一太陽神轉爲死神의 俠馬脩也有個情人名曰愛葉(Aya)古書裏常稱她爲俠馬脩的未婚妻。俠馬脩爲愛葉的「至愛者」，而愛葉則爲俠馬脩的「至愛者。」她的頭銜是「滅亡夫人」(The annihilating lady)蓋女死神也。在吉爾葛姆士史詩裏。吉氏將與其友野人愛亞拔尼(Eabani)遠征某地，去誅戮居於柏林中怪物，此行危險性甚大，吉氏之母乃是一個太陽神的女祭司，曾再三阻止兒子的出發，不得，乃在神廟裏哀懇神明保佑她的兒子；並說：「讓愛葉，你的未婚妻，你的榮耀，時時提醒你關於我兒之事。」

著名的漢漠拉庇法典裏也曾說俠馬脩以綠色(Verdure)裝飾愛葉之Gigunú，以悅其意。Gigunú這一個字意義甚繁，有神墓，高塔諸義，也可作凡人不許窺探最爲深秘的聖壇解，和神仙所居屋廬解。法典說俠馬脩以綠色裝飾其未婚妻之屋，似乎愛葉極愛綠色。在巴比倫「神之戰」的史詩裏智慧之神伊哇，曾爲其情人唐克娜預備一所快樂而華彩的綠色房子，與之同居，而生神中最強最大，王子中之王子，君王中之君王的馬杜克。似乎綠色之屋，乃是新房。

本歌開始言蘼蘭。「蘼」即「秋」之古字。秋蘭是什麼樣的花？它在什麼季節開呢？離騷：「綴秋蘭以爲佩」王逸註云：「蘭，香草也，秋而芳。」洪興祖更有一段詳細的解釋：

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蘭」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至於「蘼蕪」我們也該看洪興祖的補注：

爾雅曰：「蘼蕪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菱狀。」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牀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間，開白花。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師古曰：「蘼蕪，即穹窮苗也。」綠葉素枝，枝一作華。楚辭校補云：「案『素枝』義不可通，枝當從一本作華。王注曰：「吐葉垂華，芳香菲菲」，是王

本正作華。文選李善本亦作華。樂府詩集秋蘭篇題解，高似孫緯略一二，合璧事類外集，引並同。」

屈原作品，滿紙「美人香草」，我們對於本歌的秋蘭與麝蕪，亦應尋常視之。不過這兩種香草都於秋季盛開。且繆子於六月下降地府爲君，西亞古曆以七月爲「旦繆子月」。則屈原採用這兩種香草於少司命歌中，不能說他是完全無意的吧。

「綠葉兮素枝」，「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總計形容綠色字共四個之多，屈原於青綠兩色，再三強調，似乎又與俠馬脩以綠色裝飾情人之居有點關係。我說這話，知有許多讀者要罵我穿鑿附會。不過讀西亞俠馬脩與愛葉神話，再回頭讀屈原少司命，「於我心有戚戚焉」，忍不住要來穿鑿附會一下。有人罵我，我亦將直受不辭！

至於西亞神話俠馬脩用以裝飾情人之居的綠色是由香草之色而來？抑或由於其他染料？專門巴亞神話學者也無法考證，我更不能說什麼了。總之，屈原慣以香草比喻一切，這裏之用秋蘭麝蕪，烘託「綠色」乃其一貫作風，似乎無須苛求。

「芳菲菲兮襲予」，王逸僅解「予」爲「我」，而「我」則未指何人自稱。五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則說屈原自指。朱熹謂爲女巫。王夫之又謂爲祈子者。一個代名詞作這麼多不同的解釋，無非因爲歷來楚辭註家對於本歌內容摸不清楚，本歌裏是些什麼人物在說話，更爲昧然，所以有此現象。這一節歌辭既是少司命說的，則「予」當然是司命自指。

第二第三兩節八句乃少司命的情人在說話。開首闕失兩句，並不是筆者個人爲企圖分章整齊，並企圖自圓此歌結構與大司命完全一律的假定，而強爲此說。在我之前，別的楚辭註家早這樣主張了。楚辭校補於本節作案語云：

案此上似闕二句。大司命少司命二篇，以樂調相同之故，本皆十四行，二十八句。此以下文衍「與女遊於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二句，全篇共得十五行，三十句，後人以其視大司命溢出二句，乃私刪此以求合於大司命也。不知大司命少司命二篇組織皆以三韻四句爲一解，一如後世絕句之體。本篇篇首「秋蘭兮麝蕪」等四句一意，當爲一解，下文自「秋蘭兮青青」以後亦然。今刪去二句，惟餘「夫人自有兮美子」二句，不足爲一解，則不惟與全篇結構不一律，抑且與大司命之辭不能同一樂調矣。（此意孫君作雲所發）

「夫人自有兮美子，誰何以兮愁苦？」「何以」一本作「何爲」，文理上比較佳勝，宜從。

少司命向其所悅之美人求愛時，諒必會向她細訴相戀之殷，相思之苦，所以他的情人回答道：「美麗的女郎，人家有的是，——王逸注云「夫人謂萬民也。」洪興祖補注云：「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鑄也。』」夫人，猶言凡人也。」不失爲佳註。朱熹謂爲「彼人」近代孫作雲又說夫人就是女人，是九歌中巫戶男女的稱呼。這却錯誤得太可笑了！——你不妨慢慢去追求，何必爲我愁苦到這步田地呢？」此非有心推託，不過是少年女郎對其情人撒嬌恃愛，騰挪擒縱之一種戀愛遊戲。我們讀時，在紙上如觀秋波，如聞嬌笑，不覺爲之心醉神迷，三闋大夫寫兒女情況，細膩生動一至於此，真乃千古言情之祖。以後無數香奩體，那裏能找出這樣兩句好文章呢！

秋蘭青青，綠葉紫莖，不過承前文秋蘭蕙蕙，羅生堂下而言，並無其他寓意。王逸註「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王夫之註「芳草盈望，美人滿堂，人皆致其芳潔以事神」都嫌辭費，且無意義。滿堂美人，與余目成，王逸註云：「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爲我脩道德爾。謂初與已善時也」這又扯到屈原與懷王身上去了。其實這是少司命情人暗自得意的口吻，也是一種回潮已往之詞。她回憶初次與少司命相見時，美女滿堂，而少司命情有獨鍾，目光偏偏注射於她自己身上，以見自己亭亭玉立，獨出於衆，非自負之詞而何？「目成」猶言以目定情，尙未達到王逸五臣「結成親親」的階段。因爲「結成親親」即已成爲夫婦，則前文「夫人自有兮美子，蘇何以愁苦？」二語嫌其多餘。屈原對於西亞傳來俠馬脩與愛葉的故事有很深的了解，所以遣辭布局不失毫釐，一般楚辭註家則茫無所知，又那怪他們只在屈原與懷王身上兜圈子呢！

「入不言兮出不辭」四句爲少司命所唱。「樂莫樂兮新相知」是正文，是形容他與所愛美人訂婚之樂，「悲莫悲兮生別離」則爲陪襯。但少司命乃太陽神，負有每日巡遊天空，燭照世界的職責，不能與滅亡夫人一味絮絮談情說愛。觀第一句「入不言兮出不辭」出字是要走的口氣，換言之，他是要和情人暫時分別，晚上再會，所以所敘別離之悲，還不算是一句隨便說作陪襯的話。

此處言「入不言兮出不辭」下文又有「憺而來兮忽而逝」似乎死神的來去甚爲飄忽。漢武帝郊祀歌十九首練時日，我曾主張是祭大司命的。其中有言曰：

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

顏師古注「若風馬」三字曰：「言其速疾也。」郊祀歌的天門，我主張是祭少司命的。天門中亦有句云：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

顏師古謂軋忽爲長遠之貌，我以爲軋忽或爲飄忽之誤，（天門有許多話不能解釋，譬如現所引這兩句，「激長至」三字便不知是何意義，可見錯誤是很多的。）倘其未誤，則亦無非表示剽疾之義。諒因死亡每多猝然而至，令人不能預期，所以人們理想中的死神行動也是飄忽不可捉摸的。在少司命歌辭裏歌主行動疾速，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下文再爲解釋。

印度摩訶婆羅多史詩裏有薩維德麗的一段插曲。當死神閻摩將薩的丈夫靈魂捉去，薩追逐閻摩背後不捨。閻摩對她說：「回去吧，追我是無用的，要知道世間生存的東西，決不能追蹤我閻摩的。」這是說凡人決不能與閻摩賽跑之意，亦可見死神捷足，無人能及。

西藏人也稱死神爲「最會走的急腳」西藏惹穹多傑杜把所著木訥記，（宋時作品）第二十六章有云：「爲帝王可算自在了。爲將相可算有勢力了，極美麗莊嚴的色，最富的財，最會說的才辯，遇著這最會走的急腳來了，縱有一切的善法，無論如何，

都是推不過的。」

舊約詩篇，摩西向天主的祈禱，曾說：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度盡年歲，好像一聲嘆息……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這些話雖是在說人類生命的短促，同時也可看出死亡來臨的迅疾。

新約裏耶蘇每以夜歸無定的家主，猝然掩來的竊賊，來比喻死亡，常對弟子說：「你們該準備，因為正當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來了。」又說：「你們要警醒着，因為那個日子，那個時辰，你們不知道。」

「乘回風兮載雲旗」，「回風」即是旋風，亦即是大司命歌辭裏的「飄風」正為死神之風，筆者在論九歌大司命第四節曾有詳細的論列，現不贅述。「雲旗」也非泛語，郊祀歌天門：「泛泛瀛瀛從高旂」，高旂即旗也。似死神出行，照例有旗旛在前引導。中國民間有什麼「引魂旛」或是由此而來。本文「雲旗」另有一義，後詳。

「荷衣蕙帶」以下三解共十二句乃主祭之巫者，也可說是女信徒所唱。大司命的服飾是「雲衣披披」，「玉佩陸離」而少司命則「荷衣蕙帶」，威儀頗異，我想這或者是暗示且繆子為水主伊娃之子。不然，則是屈原慣用的象徵筆法，以香花香草表神仙服裝，並無若何意義。「儵來忽逝」解已見前。「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帝郊乃天空代辭。宿，停留也，史記律書：「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漢書郊祀志：「宿留海上」，皆其例。且繆子白晝為太陽神，一到晚上便變為獵人星，停留天空，信後們問他在雲際等待何人，所待者當然是他的情人易士塔兒，或俠馬脩的未婚妻愛葉了。乃借問話的口吻，跌出事實，筆法極活潑有致。

這兩句歌辭裏十分明顯地透露且繆子與易士塔兒，俠馬脩與愛葉乃情人或未婚者，決不是已結婚的夫婦。因夫婦既已結合便該長期同居一處，不會再有「等待」「約會」之事了。筆者前在論大司命一文中曾說「女性的后土乃鬼王之妻，至中國為陳寶，有極大光異。這個陳寶應該是少司命未婚妻。史記封禪書：

……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于陳北坂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其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史記集解，贊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雄。在長安正西五百里。」史記索隱：「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

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合也。」

史記封禪書又云：「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漢書郊祀志下「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至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雉。」

死神出現必有大光，拙著論大司命已屢有敘述。寶夫人與葉君每歲相會，或數歲一會，這又儼然是未婚夫婦的光景。可惜葉君在我國變爲男神，不然葉字的發音與西亞的 *Alpa* 的 *Ya* 不有些相合嗎？

死神形狀變化甚多，但鳥形則爲其常。西亞埃及和我國證據之多不可勝數，將來只有另文討論。死神在我國秦文公及穆公時代則取雉形。漢代帝王封禪，祭后土時，最要緊的徵候：一爲神光閃爍；二爲雉夜雉。即不到泰山，在別處祭后土，也以雉夜雉爲神意已孚之驗。武帝又曾使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縵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縵氏城視跡。封禪泰山時，縱遠方奇獸飛鳥及白雉諸物。皆見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白雉特別提出，似乎這種鳥兒與死神有關。

在我國古時雉於祭死神時出現視爲吉祥，非時來臨則爲惡兆。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訓王云云。史記殷本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豐于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雉不過一個野鳥，登鼎一鳴，而武丁失色，好像這是關係他生命的不祥徵兆。更觀祖已「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民，中絕其命」云云，我們能說雉非死神的現化嗎？漢書五行志劉歆論此事謂「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這話也算有一部份對。但他又說「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這便不免亂說了。

雉在漢成帝朝還照樣表演了這麼精采的一幕，把朝廷上下嚇得戰戰兢兢。事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成帝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雉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鳴。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於是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與侍詔寵等上言云：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會以紀氣。經載高宗鳴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王音想借雉的登殿來警戒警戒那個風流皇帝，皇帝却也聰明，叫人把那隻雉捉住，命中常侍竇閎告訴王音說：「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王音又對道：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若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譴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

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繼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決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

「如其不然，老母安得處所」漢書註家如淳和顏師古曾起爭論。如淳謂老母爲王音之母，師古謂卽成帝之母，我以爲師古的話較合。音意蓋言：設成帝不肯改過，則大命必傾，老母做不成皇太后，高祖天下也沒人承管了。這又是雉乃死神的鐵證。一直到唐朝，帝王封禪，雉還要光降點綴盛典。冊府元龜：「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丙戌，封禪至泰山下。戊子，有雉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邵王守禮等賀曰：『臣謹案舊典，雉來者霸，雄來者王。又聖誕酉年，雞主於酉，斯蓋王道遇祚，天命休禎，請宣付史官以彰靈貺』，從之。」唐玄宗時代好像已不大知道雉與死神關係了，（漢朝的劉歆都不知，又何況於唐？）但封禪時見雉飛來，大家居然欣賞爲祥瑞。這和宋真宗時代不知白鶴與死神關係，而封禪時道士奏有白鶴飛舞，詞臣各進頌稱賀，同樣是我們人類一種極奇怪的潛意識作用。更令人詭異不已的，則天文上的巧合。獵人星座西南有一顆野雞星。我懷疑它便是滅亡夫人愛葉，這話下文當再敘述。

「與女遊兮九歌，衝風至兮水揚波」與河伯章「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相同。洪興祖補注云：「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故洪氏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王夫之楚辭通釋云：「與女遊兮九河」二句，舊說以爲河伯章錯簡重出，是也。」林雲銘楚辭燈，戴震屈原賦注則竟刪去此二句，可稱明決。這二句當然是後人自河伯章掇取而竄入此章的。有人說屈原慣作重複語，其實屈原何嘗如此，都是後人妄事增減，帶累他而已。

「與女沐兮咸池，」古人說太陽東升前照例要在咸池先浴個浴。淮南天文訓「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咸池乃天星名。淮南天文訓又曰：「咸池者，水魚之囿也。」王逸注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曰：「咸池，日浴處也。」洪興祖補注：「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咸池浮津而淼漫』」註云：「咸池三星，天潢南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註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所浴者也。」

咸池沐髮以後，應該使乾，於是而有晞髮陽阿之舉。陽阿是什麼地名呢？王逸曰：「阿，曲隅，日所行也。」洪興祖引淮南天文訓「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與王說同。戴震云：「爾雅：『大陵曰阿』毛詩云：『曲陵曰阿』，陽阿，猶書之暘谷，以日出之方名之也。」淮南天文訓於「咸池者，水魚之囿也」。接着說：「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高誘注：「闕猶門也。」俞樾有一個註解，其言曰：

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遍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𠂔，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爲「天」矣。這話沒有圖是不容易明白的，現繪一張獵人星座與井宿、畢宿、昴宿、天狼及南北河之圖於後。（附圖見四二頁）

史記天官書：「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爲關梁。」

史記正義：「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北戒，一曰陰門，亦爲塞門。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

晉書天文志：「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成，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成，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塞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成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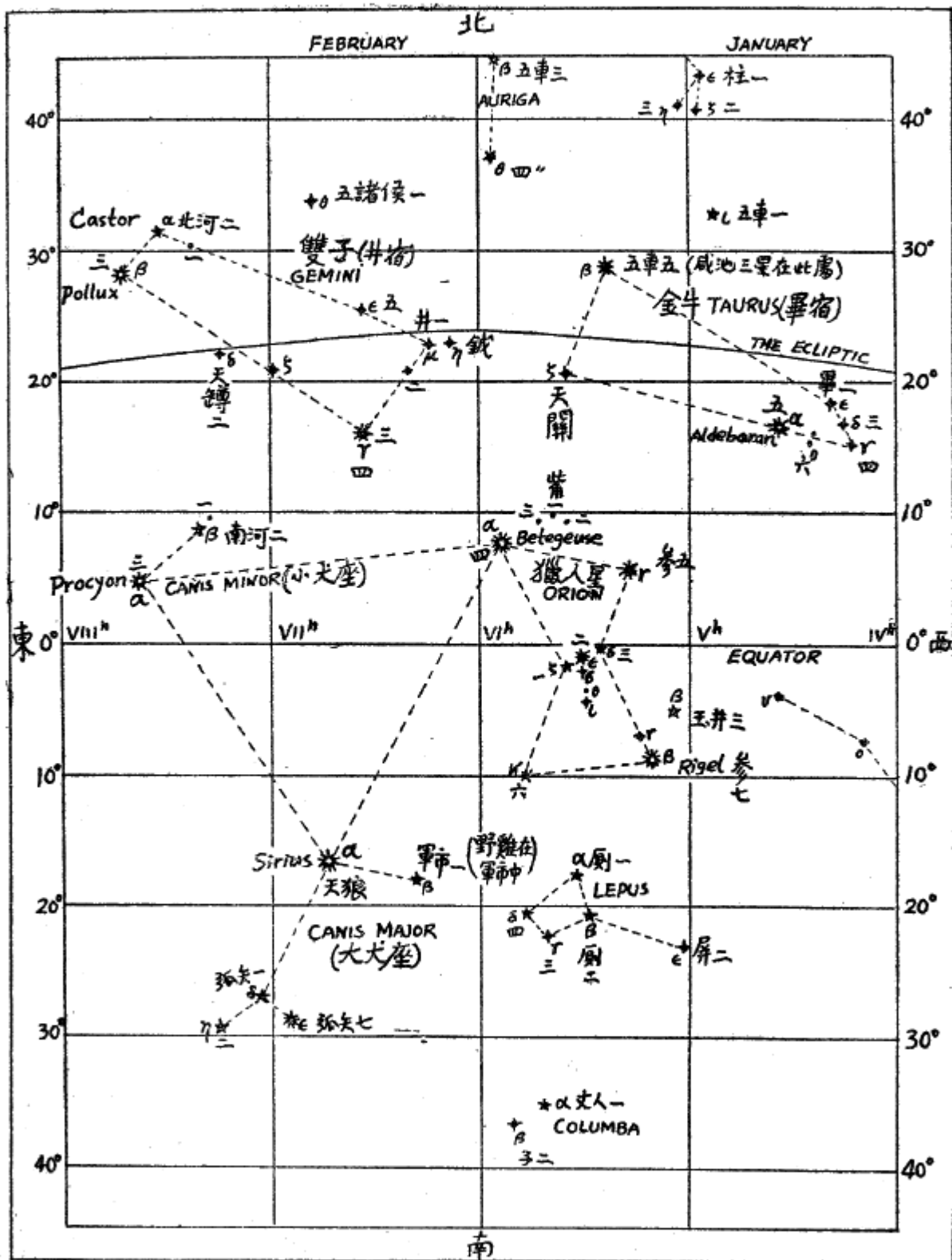
隋書宋史天文志同。

觀象玩占：「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高，一曰天亭，天之關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成，一曰南宮，一曰南紀，一曰陽門，一曰南關，又爲越門。北河曰北成，一曰北宮，一曰北紀，一曰陰門，一曰北關，又爲塞門。南河成爲權，主火，一曰南戒。北河成爲衡，主水，一曰北界。」

咸池三星在畢宿五車附近，太陽自金牛（畢宿）兩角間穿過，浴於咸池，路線正合。昴宿雖非太陽必由之道，但也相近，到天阿去啼髮，似乎比回到兩河之間，和稱爲兩河天關的天關，自然得多。況太陽所浴的咸池乃天星，則所啼髮之處的陽阿也該是星，俞樾所謂兩河之間，並不是星；少司命與其情人坐在那裏啼髮呢？俞氏謂淮南的天阿當是兩河之誤。但屈賦明明說是「陽之阿」難道我們可以改爲陽之河嗎？我意仍以天阿爲是，因淮南咸池天阿並言。否則不如遵王逸舊注，謂其到曲阿啼髮亦可。而且曲阿顯明地有一「阿」字，又是太陽路線所必經，似此天關之說更爲妥適。

自沐於咸池至臨風浩歌四句，均爲主祭者設身處地，描繪少司命與情人相會前後之情緒。當其等待情人未來之際，無聊萬狀，惟有臨風浩歌，以遣悶懷。及其會面，則同沐咸池，啼髮陽阿，又極其愉快。沐咸池二句在文法上爲倒裝，句法勁健，音節沈雄。倘順敘則力量將大減。

桓子孟姜壺銘文裏，大司命之下爲南宮子。人皆不知爲何神，筆者則曾屢言卽是少司命。現在請趁此機會解釋。天文分東西南北中五宮。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中宮天極。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索隱：「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也。」漢書天文志同。這個南宮包括南方諸宿，範圍太大，姑置不論。我現在所欲言的是介於井宿（雙子座）與參宿（獵人座）之間南河北河。它們亦有南宮北宮之名。我國素以北方爲陰，陰爲死亡，南方爲陽，陽爲生命。梁陶宏景周



氏冥通記，周子良（即冥通記主角）之父先死，爲冥府官吏，子良白晝夢見仙使黃元平告之云：「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來此。』故來爲宣之。」陶弘景附記云：「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鄴都所。」但周父身在泰山，託黃元平帶信給兒子說他現在要還北宮去了。則這個北宮當然非指死神所在地的泰山，而爲另有處所，也許便是天文上的北宮吧。

陶弘景真誥題象第一，有許多仙真所作詩，想是此輩所降，有辛元子贈楊司命詩三首，詩有序云：

元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辛隱之子也。元子少好至道，享年不永，沒命於長津，西王母見其苦行，鄴都北帝愍其道心，告敕司命，攝取形體，還魂復真。使我願胎，位爲靈神。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

楊司命名義，本來是個凡人，後以虔修至道得爲司命。司命有司死司生之別，我們看辛元子贈他的傳，「攝取形體，還魂復真」則與莊子至樂篇那個能够復人形體，更生人骨肉肌膚的司命是一類之神。小說二郎神姓楊，倒也並不是全無來歷哩。

辛元子死後還魂，度名南宮，方列爲仙，可見南宮乃生命所在地。三國志管輅傳有北斗主死，南斗主生之說。北死南生，又是一證。何況北河又名陰門，南河又名陽門。陰陽不又是死和生的符號嗎？因此我說孟姜壺的南宮子，便是生神少司命，不能說沒有理由了。宋徽宗好道，道士林靈素常對帝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主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這裏神霄即第九重天，上帝長子，可與本文各節論少司命爲大司命子對勘。長生帝君即生神。主南方，即說他是南宮子。我們別說林靈素是市井人物，是道教中的騙子，他倒很懂得道教中許多事理呢。

我國的井宿在外國天文上爲雙子座。(Gemini) 在希臘神話裏乃斯巴達王子 Pollux 和 Castor 二人所變成。兩人本孿生子，但兄屬於神裔，永生不死，弟則凡人血胤而已。弟作戰時爲人所殺。兄哀痛不已，求天帝宙士，願以己命贖弟回生。天帝憐之，使兄弟輪流下至地面一天，俾其一能居天上。但在巴比倫神話，則雙子座爲門神 Lugai-sir-ra 及 Mes-lam-ta-ca II 人。前者與月神相混，後者則與吉爾姆士史詩主角相混。其後則變爲吉爾姆士與其好友野人愛亞拔尼。我們知道吉爾姆士史詩曾一度爲地府主者，則我國謂北河爲北宮，爲陰門。大約便是這緣故吧。一九三〇年，天文界發現冥王星，恰在雙子座天鰲星附近，可算是奇巧不過的事。

「南宮子」這三字僅一度見於孟姜壺，孟姜壺的銘文近人始知注意，從前人是不知道的，但道家偏有北宮主死，南宮主生的說法。閩中及臺灣方面稱呂洞賓爲「南宮孚佑帝君」。又稱「南宮呂帝」今一般呂祖廟傳有「南宮孚佑帝君降筆大洞真經」呂祖之徒柳樹精亦稱「南宮太乙柳真君」呂岩相傳爲唐時人，關於他的故事，可謂汗牛充棟。唐時李泌撰枕中記，言有盧生於逆旅中遇呂翁，逆旅主人方蒸黍，翁與盧生以枕令臥，夢歷五十年的榮華富貴，及醒，則主人炊黃粱尚未熟。這便是詩歌戲劇慣

採爲題材的「黃梁夢」，但後來却附會洞賓遇鍾離乾以黃梁枕點化成仙。洞賓的故事，宋時始盛，明清二代傳會愈多。宋對他的封號僅爲「妙道真人」，元則封爲「孚佑帝君」。呂祖未聞能保護嬰兒，閩中及臺灣呂祖居然負有「保赤」之責，這與少司命之保嬰，不能說是無關。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呂祖也係保生大帝吳本，於無意間庖代了原爲南宮子的少司命了。呂祖事迹與少司命無一毫相合處，這種庖代，實說不出理由。也許因呂祖道號「純陽子」，「陽」本表示生命，「純陽」則爲百分之百的生命。「南宮子」的祀典以年代過於綿遠而漸次湮亡，惟在道家傳統中尙餘隱約的記憶痕迹，求其姓名不得，適見呂祖道號純陽，便葫蘆提拿他來移花接木吧？

「孔雀兮翠玲」王逸說一本此句上有「揚」字。言少司命以孔雀之尾爲蓋，翡翠之羽爲旗。膚淺地看，不過形容大神儀仗的華麗，略爲深究，則少司命出行，照例有旗前導，與前文「雲旗」呼應。

我國天文星宿有「參旗」，正常獵人星西，殆即希臘神話所言獵人星之獅皮。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正義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也。王者斬伐常理，則天旗曲直順理。」這九顆星三處羅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游同旂，漢郊祀歌：「泛泛溟溟從高旂」所從殆即此旂。我們假設獵人星天明即變太陽，開始由東向西移動，此旗正爲前導。

「登九天兮撫彗星」點明少司命即是九天司命。九天司命者言其爲第九重天之主神也。印度古時亦言九重天，唐書曆志第十八：

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九執曆，卽梵曆也。

大日經疏：

執有九種，卽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曜；及羅喉，計都，合爲九執。羅喉是交會蝕神，計都正翻爲旗，旗星謂彗星也。

我國文昌宮，西亞獵人星均爲恒星，印度又變爲彗星，屬於行星，這筆古天文賬，我們實無法整理得清楚，只有敬謝不敏，待深明古代西亞印度天文者來查考罷了。以鄙見測之。九重天內日月五星等七種均屬行星，則第八第九九重天照理也該屬於行星才對。惟古時望遠鏡尙未發明，天文亦不如現代精密，古天文學家決不知太陽系尙有天王、海王、冥王等行星。他們雖臆度天有九重，每天主以一星，金、木、水、火、土五星加上太陽月亮，也只得七星，其餘兩重天實在再拉不到其他行星，所以只有把「蝕」與「彗星」來湊數。至於文昌與獵人星座，當是九重天觀念尙未成立前之說。

古人的天體觀念是地球居中不動，九重天帶着日月五星，包圍着大地旋轉。第八重天爲恒星天，第九重天爲動因天，又稱宗動天，其他八重天由它力量轉動。這是自希臘亞里斯多德一直到西洋中世紀時說法。要想使諸天轉動，必有一個把柄之類的

東西。彗星恰有個長柄，可以應用。屈原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注：「幹，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又曰：「幹，一作筦。」洪興祖補注曰：「幹，穀端也。楊雄杜林云：『軺車輪幹也。』……賈誼鵬鳥賦云：『幹，流而還。』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我以爲幹固動詞，但亦可作名詞用。楊雄軺車輪幹，便是名詞，筦爲管類，正像把柄。東方朔十洲記（？）「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筆者曾主張這個天帝君便是九天司命，亦即九歌少司命。東方朔（？）的話不見得是讀了天問九歌才說的，他應該別有所受，其語與天問九歌若合符節，不是很奇怪的嗎？

彗星的來去極爲飄忽迅速。前所引「入不言兮出不辭」儼而來兮忽而逝「固形容死亡來臨之疾，但亦可作彗星行動狀況解。所以屈原這兩句話具有雙層的意義。彗星中以哈雷彗星有週期性，每七十餘年來拜訪地球一次。我們有理由說行星的少司命即哈雷。

印度人譯計都爲旗，大約因彗星的尾巴很像扯起的一面旗，然則少司命歌辭中的「雲旗」「翠旌」又有一種意義了。

「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王夫之則謂幼艾爲嬰兒。竦劍以護嬰兒，使其宜子云云，以完成他少司命「嗣人子嗣之有無」的主張。其實這句歌辭仍一貫地在說少司命與他情人的故事。不過我們解釋時應該再回到獵人星，獵人星座腰部斜垂的三顆較黯星，西洋古代天文指爲獵人星的獵刀，屈原則指爲長劍。艾雖亦可指老年，但「幼艾」三字連用則明指少年美女，孟子，戰國策均可爲證。王逸以幼爲少，艾爲長，頗覺牽強。少司命所擁幼艾，即俠馬脩情人愛葉，或且繆子之情人易士塔兒。

在天文上則如前所言，當是獵人星東南的野雞星。晉書天文志論井宿：「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曆學會通：「野雞在軍市中，掌野外之禽，鳴則天下野雞盡雉。亦曰知夜，晨鳴，則凡雞始鳴也。」隋丹元子步天歌：「……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個野雞精。」

這顆野雞星的位置，是介於獵人星座和它的獵犬西賽里斯（天狼）之間，靠獵人身邊比獵犬還要近得多，所以屈原用「擁」字。

記得封神傳的楊戩曾放哮天犬追捕紂王三后之一的九頭雉精，將雉頭咬掉一個，始將其捉住，不知與這個天文現象，和民間對於死神古老的傳說，有沒有關係？若謂愛人變爲仇敵，此說無稽，則元曲眉山七兄弟到了封神傳，不是變成被楊戩斬除的梅山七怪嗎？

「蓀獨宜兮爲民正」蓀字爲代名詞，乃主祭之女信徒指少司命而言。「民正」二字據王逸的註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平正也。」「宜爲萬民之平正」這句話不知是什麼文法？朱熹云：「正，平也。此蓋

更爲衆人之詞，以贊神之美。言其威靈氣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而宜爲民之所正也。」這些話也沒摸到原歌「民正」二字的真義，現在我請先將「正」字所包涵的意義來考察一下。

「正」字之義有以下數端：

- (1) 是也，適當也。禮：「措則正，施則行。」說文：「正，是也。从一从止」註「守一以止也。」
- (2) 直而不曲也。書：「惟木從繩則正」新書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
- (3) 不偏倚也。公羊傳：「君子大居正。」
- (4) 行無傾斜也。禮：「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 (5) 質證也。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
- (6) 官之正其事者。如樂正、工正之類。

在拙著論九歌大司命一文裏，曾借另一太陽神轉爲死神的俠馬脩，以反映大司命尼甲的身份職責及其各種特點。現不妨再說一次。俠馬脩做了死神以後——

- (1) 稱爲大裁判官 (Great judge)
- (2) 主持公道的法律的制定者 (The lawgiver, who upheld justice)
- (3) 罰惡賞善者 (He was the enemy of wrong, he loved righteousness)
- (4) 憎恨罪惡 (He hated sin)

(5) 一遵正道而行，感動信衆，而懲罰爲惡之徒 (He inspired his worshippers with rectitude, and punished evildoers)

這些話與我國古籍關於「正」字的定義頗相符合。其實所有中國正字之義一個 Justice 足以括之。但九歌少司命歌辭中「民正」兩字於「質證」與「官之正其事者」的兩條意義，好像又偏重一些。

死神即地祇，我國最早地祇爲社。社又稱爲后土。左傳昭二十九年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可證。后土乃監督之神，左傳僖十五年傳：秦穆公與晉戰，俘晉惠公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公對晉大夫宣誓不害晉侯，晉大夫便說這句話皇天后土都已聽見，萬不可違背了。後來秦羣臣勸穆公扣留晉侯爲質或殺之。穆公都不聽，屢言「天地要我」，背誓不祥。城隍亦爲死神之較低級者，故至今我國人民質證必赴城隍廟。屈原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王逸註九天爲中央八方。洪興祖又引淮南中央鈞天，東方蒼天：爲註，大誤。九天者，第九重天也。換言之，即屈原被譏見逐，自問欸欸之忠，皆爲懷王之

故，求主持正義的少司命爲其實證也。惟中國語文非曲折語，語尾無法變化，遂滋後來楚辭註家誤解，殊爲可惜。

「正」又是官名，人間之官有樂正、工正，神明亦然。書舜典日月五星爲七政，但史記律書則作七正。再回頭看左傳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句芒、玄冥皆神名。而金、木、水、火、土又爲五星之名，則應當還有日正某某，月正某某，才能湊足「七正」之數。七重天後又變爲九重。第八重天的大司命是什麼正，無法查究（我以爲他應該稱爲「命正」）第九重天的少司命則爲「民正」。無非「人民的裁判」之意而已。亦即西亞裁判官之意而已。

獵人星乃天空最壯觀的星座，且繆子亦爲西亞最偉大的神道，屈原此歌氣魄之雄大，辭采之偉麗，蘊義之深廣，足與相稱。這是我國第一首宗教祭歌，其煜煜之光芒，當與天空星座互相輝映，永垂不朽！

少司命歌辭解釋完了，現在讓我把漢郊祀歌天門抄錄於次，以資比較：

天門開，踳蕩蕩，穆並聘，以臨饗。夜光燭，德信著。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熒黃。幡比翅同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徘徊若留放，殢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謬上天知厥時。泛泛溟溟從高旂，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神隱盜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閭，紛云六幕浮大海。

屈原九歌大司命，「廣開兮天門」漢郊祀歌練時日「九重開，靈之旂。」九重也即是天門。蓋崑崙之上爲天門，死神自天下降，必由崑崙，則非經過這道天門不可。況死神原爲帝閭，與天門關係特切，故屈賦漢歌言死神皆故著「天門」字樣，以作暗示，詳見我所著論九歌大司命。

「穆並聘以臨饗。」與後文「幡比翅同集，貳雙飛常羊」可合看。言少司命與其情人偕同降臨，「幡」飛揚貌，「常羊」卽「徜徉」，「比翅」集字樣，擬指男女死神均作鳥形，而鳥則爲雉。

「光夜燭」與「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熒黃」相似。師古解曰：「降其光耀，四面克塞也。……光照紫幄，故其珠色熒然而黃也。」此與史記漢書記陳寶來時，「赤光長十餘丈」「光色赤黃，長四五丈」可以互相發明。練時日亦云「炳營蕭，延四方。」

「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以永望」言女信徒所執歌舞的道具飾爲彗星之象。文選顏延年白馬賦「垂梢植髮」注「垂梢，尾之垂者。」彗星尾如帚，亦類似馬尾，（西洋稱爲髮）招搖，星名。主邊兵。一說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二句言歌舞道具如馬尾，言體作星象，則爲飾作之彗星，似無可疑。此當依據傳統習慣而作，漢人雖作天門之歌，已不知所祭爲九重天之少司命了。

「靈寢平而鴻長生豫」語不可解，疑有脫誤。師古曰：「神靈德澤所浸，溥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與下文「函蒙福祉常若期」相應，亦與練時日「垂惠恩，鴻祐休」相應。我人祭祀死神，所以向之祈長生，亦所以向之求福祉。死神後來式微而成土地，為神界中最低級者，等於今日一縣中之甲長鄉長，但我國土地號為「福德正神」，本歌「德信」「福祉」與「福德正神」四字不能說毫無干涉。

「寥謬上天知厥時」西亞的俠馬脩為人民的裁判，天庭需要裁判的事也歸他掌管。他統治著太陽、月亮、風、水的運行，又支配一年的四季，使之按一定程序，循環不息，故本歌云云。而「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二句，似指他統制日月軌道事。

「休嘉碎隱溢四方」，與漢書郊祀志論陳寶來時，光色赤黃，長四五丈，至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若合符節。

「專精屬意逝九閔」如淳曰：「閔，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這與少司命「登九天兮撫彗星」可以互注。所以我們知道郊祀歌天門所祀主神為「九天司命」。

「紛云六幕浮大海」「六幕」據漢書注為「六合」六合即天地也。古人謂地在天體之中，而天地浮於無際無邊之大海內（此海非地球表面之海）今九天司命操筭以旋諸天，天動地亦隨之而動，則浮游海中了。這一句是承上句而來。不知第九重天為宗動天，及不知天地皆浮水中之說，這兩句是永遠無法解釋的。

此文須與拙著「論九歌大司命」合讀，觀念始能明確。該文刊文藝創作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一諸期。

作者自誌